文學叢刊

魚汛

宋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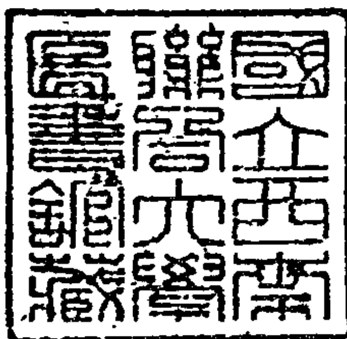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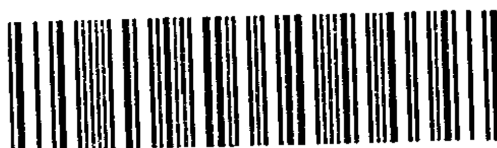
魚汛

宋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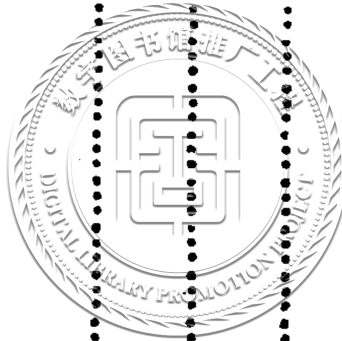
全國戰事史料徵集會







目錄



魚汛

黃花魚上市了。

蘊藻浜中一排排泊着幾十條大沙船。叢林般的檣桅密密地聳立着，桅頂上飄着一面面深紅或淡紅的蚯蚓式小旗，在溫暖的微風中顯着整齊而美麗。金黃色陽光輝映在山一般的網上，閃爍着數不清的銀星，水點從網上墜下，一滴滴，一滴滴，像下着濛濛細雨，雞兒們站在船梢上的籠子裏，比賽似的引頸長啼，震盪着靜穆的空氣。船上健壯的漢子們，穿着黃色油衣褲，黃色油靴，或者赤着脚，忙碌地在洗刷艙板；有的一對對坐在船的舢舨上，一起一落地洗濯着繩子；黝黑而帶着油光的臉，全是那樣呆木地一點表情也沒有，也許他們的腦海裏正在映現着一幕幕大海中狂暴驚心的風浪，同伴們勇敢艱苦的工作姿態，以及風平浪靜時飄渺清逸的景色；而慶



慰自己現在是確實地站在一個舒適而幸福的境地上。艙裏一條條金一般黃的魚兒，不都是一塊塊白亮的銀洋嗎！

「老鄉，你們今年財氣好？」自然地笑着招呼別一個。

「哦！你們好？俺們還不錯，打了四艙。」那個也笑了。

「俺們有五艙呢。」臉上皺紋更深了些。

「呵！大家好。」

「呵呵呵！」

兩個不同的笑聲混合着。

後一排船上也開始談話了。

「王哥，你們老大上岸做什麽？」

「哦！是李哥嗎？老大上廟燒香去了。今年俺們得唱四台戲，你們怎樣？」

「俺們嗎？唱兩台，明天上廟。唉！娘娘菩薩是有靈有神的，可就是年成不好，兵荒



馬亂的，聽俺們班主說：今年的魚賣不出什麼錢，鄉下人窮：該買二塊的買一塊了。該買一塊的就不買了。』

『是啊，俺們班主說：今年一根籌子得一百三十斤。咱們還算到得早，後來的怕要到二百斤啦，那就更沒什麼利了。這年頭兒眞不能揣摩。祇好過一天是一天，李哥，你說是不是？』

『可不是，取財，取財，財取到了，攤到咱們還有什麼財。』

『別談這了，李哥你們什麼時候開船？』

『馬上要開了。你們呢？』

『哦！俺們的還得待回兒。』

『眞討厭，行裏不曉得跟局裏打過招呼沒有？那些臭叫化臭娘兒們又結着夥兒來啦！你看：王哥那不是他們住的那些狗窩兒！』手指了指浜南灘上許多臨時搭蓋起來的蘆棚搖搖頭。

「咳！年年如此沒辦法。」

浜南，狗窩般的蘆棚裏，果然有不少襤褸的男女和孩子像蛆蟲般攢進攢出。他們都是些流氓，乞丐，和苦力們的家眷：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由各處特地來的。每年到了這時候，像赴約會似的都不請自來，唯一的目的是想得些不化錢的魚自己吃，或者賣給人。他們仗着人多，仗着和船夫們有些鄉土關係，軟討不行便强索，强索不行再亂搶，不達到目的決不肯罷休的；但他們有個共同規律，就是他們要向這條船要魚時，須在這船開過艙之後。

開艙了。

好幾個魚行當稱先生從兩只本地舢舨上跨上大船。船夫們顯得分外忙碌，但很熟練的做着各人應做的事：他們打着粗壯而抑揚的號音，有的提水，有的扒魚，有的拉繩，有的推筐，一堆堆黃色的魚從艙裏到筐裏，稱過了，再由筐裏到靠在船旁的駁船上；一根根紅色的籌子，由管賬的交給推筐的，再由推筐的交給魚販；魚販們無

秩序地談論着去年的市價怎樣好，今年的銷路怎樣壞，空氣是混亂而緊張。

六七只蕩槳划子送來一羣破破爛爛的人們。滿臉晦氣色的烟鬼，頭上包着布的小脚婦人，鼻子下掛着鼻涕的骯髒孩子，一個個挽着籃子，挾着蒲包，紛紛擾擾爭先恐後地往大船上爬。

船夫們大聲吆喝着：

『幹麽！來搶麽！下去！』

『下去！下去！』

雷一般的吆喝依然阻止不住潮一般的前進。他們終於都爬上了。



一個烟鬼含着獪笑，露出一口黃牙，整了整身上的破大衣，走上前，兩手一拱說：

『老鄉，恭喜你們發財。一年一趟，小意思，佈施佈施吧。』

『誰是你們老鄉？下去！』強烈的反應。

『阿唷喂，多兇啊。我們不過要幾條魚吃吃啊！』怪聲怪氣的是一個三十來歲

婦人的江北口音；還飄過一個沒有人注意的媚眼。

『我們大遠的跑了來，爲的是幾條魚。你們一點不給，總不好意思吧。』累的喘不過氣來的那個老婆子氣吁吁地在咕嚕。

『那能价討厭，叫水巡隊來捉幾個去！』當稱先生眼瞪了瞪他們。

『你們等一等，要好不好？讓我們稱完，』魚販們呼喊着。

『不關你們事。這是我們家鄉船，我們問我們鄉親要。』那個癩痢頭也開口了。

『娘個操戾，狄排癟三非叫水巡隊捉幾個去，撥點苦頭伊吃吃不可。』一個魚販在咒駡。

『你駡人？我們惹了你嗎！你媽的個戾！』有紅鼻子的傢伙不服氣。

『儂那能……』

別一個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王先生，儂忒勿客氣哉。儂看我狄籌魚比人家少幾化？』

『操那個娘！我不過賺子一個五分好洋鈿，啥人是親眷，啥人是寃家！又不是我個魚。』當稱先生眼睛瞪得像兩只小皮球。

『好嘞，好嘞，全是自家人，大家少說句吧。快點稱吧，我等子半日哉。』

『阿金快點過來。狄艙魚交關好，伲大家拚拚稱脫伊吧。』

『操那個娘！价來勿及啥事體。要賺銅鈿也慢慢叫賺呢。小毛，來，伲來稱脫伊。』

呼喊，擠動，叫罵，六七條正在開艙的船上，同樣地籠罩着混亂而緊張的空氣。

『沒有人稱了，關艙吧。』當稱先生剛說完這句半生不熟的山東話，烟鬼第一個走上前。

『老鄉，慢點關艙，給幾條。』

『沒有沒有。』兩個船夫想把那塊艙板抬過來，却被他們揿住了。

『怎麽啦！想搶？』

『你們一定不肯給，我們可眞要自己動手。』烟鬼扳着臉，很有些威脅的態度。

突然，有人嚷『先生們來了！』坐在船邊上的那些婦人孩子們紛紛向兩邊躲。一只鴨子樣的舢舨裏跳上三個水警，都掛着木殼槍；身軀最高的手裏拿着一根藤鞭。

『幹麼，你們在這裏幹麼啦？要造反嗎？』六只眼惡狠狠地掃射着。

『人家肯給才行，人家不肯給，你們還不走？』黑臉兒比較和平些。

『我們是苦人，買不起，祇好要。』人叢裏有婦人的尖聲。

『什麼話？！走不走，把你們統統帶去。』高個兒手裏的藤鞭揚在空中。

『我們走，我們走。』

紛紛擾擾地他們又回到了划子上；幾個兒橫些的戀戀不忍去，挨了幾下，也祇有含着怒意下去；但划子並不蕩開，他們知道水警們在船上是沒有多大工夫的。

『老梁，下艙去看看：看看有沒有做生意的娘兒們？』高個兒瞇瞇眼、

『看看就看看。』那年紀最輕的麻子敏捷地跳下艙。

艙裏，狹小得很。兩個船夫在喝茶；旁邊緊靠着一個滿臉鉛粉的半老婦人，穿得

很潔淨，她正說着話『……我們一共有二十多個人呢，……』見是水警，忙頓住不說。

『老總們喝水。』兩個都站起身低着頭招呼。

『你喝你喝，——這女人是幹麽的？』

『她是來洗衣服的，老總。』

『洗衣服！坐在艙裏洗衣服嗎？』麻臉兒又對着粉臉兒，『上去！不要臉的東西。』

又轉過臉說：『你們也不規矩，爲什麽叫她來。』

『她自己來的。』兩個都忸怩地喝着茶。

那婦人苦笑了笑，很吃力地爬了上去。站在上面的黑臉的惡意的瞪了她一眼。

一陣劇烈的爭吵聲爆發在後面那排船上。

高個兒搖搖頭說：『他媽的！顧了這兒顧不了那兒。老梁，上來吧，到後面看看去。』

鴨子般的小舟又載着他們到後面去了。

這船上立刻又湧上那羣破破爛爛的人們，爭吵，叫鬧。

滿臉鉛粉的婦人含着鄙夷的笑，轉身攢下艙。

『小鴿子你胆子眞不小，怎麽又來啦？』年老些的抓住她的手。

『怕什麽？他媽媽的我賣我自己的與他什麽相干？』小鴿子趁勢坐在他們中間，又故意撅起嘴說：『你們眞不體諒人，牽絲攀籐的鬧了大半天，也沒有說準是那一個？到底那一個要啊？說好了，我要回去啦，這班倒頭的警察回頭就要來的吵。』一對大眼儘斜睨着年輕些的那個，眞有些水汪汪地。

『小柳你要了她吧。你沒見小鴿子見了你，你像蒼蠅見了屎一樣。』手打小鴿子背後伸過來，拍了小柳一下。

『得啦，老朱，你總愛寃我。你們不是老相好嗎？』嘴却樂得合不攏來了。

『阿唷喂！我們做這個交易，隨便那一個都是一樣的。小柳你不要這樣裝貓變狗的，你出兩塊錢，好不好？』大眼珠子翻了翻。

『兩塊錢可不幹。隔壁張老大昨天玩的那個小六子你不是不曉得，比你漂亮

得多，又年輕，才一塊半。』手在小鴿子胸前不住摸索。

『漂亮有什麼用？老有老的……』抿嘴一笑，裝出十八九歲大姑娘的怕羞態度來了。

『爽爽氣氣，也給你一塊半，怎麼樣？』

『唉！吃這個倒頭飯，眞是沒法。一塊半就一塊半吧。夜裏十一點鐘我來接你，你等着好了。』小鴿子掙脫了小柳的手攢出艙外。

艙外，船夫們和要魚的正鬧得不可開交，幾乎打起來。白色的鹽滷，黃色的魚凌亂地散滿在艙板上，發出一股難聞的腥氣。小孩子們抽空便抓起一兩條來東藏西放。還是那個烟鬼領着頭，拍着胸脯大聲說：

『你們不要靠着警察的排頭，欺壓俺們。俺王老五可也不是第一回吃這一份兒。你們要是看在家鄉人面上，就給俺們幾條，也不過像牛身上拔根毛；要是一定不給，哼哼！……』

『吵什麼！氣兒倒不小。』

人叢中擠出三個水警，却不是那三個，爲首的是個黑瘦子，手裏也拿着根籐鞭，顫巍巍地走過來，衝着烟鬼的腿就是一下；嘴裏駡着：

『他媽的！剛才行裏又來報告，說你們簡直跟强盜一樣，果然不錯。本來，不給些苦頭你們吃，也不行。走！上局子去。我知道你是個頭子。』伸手抓住烟鬼的破大衣的領子就拖。

『好先生，抬抬手，俺王老五是苦人，一天不要飯，一天沒飯吃。先生，放手吧。』烟鬼可眞害怕了，雙手合十，苦苦哀求。

『可別找蹩扭，痛快些走的好。你放心，到了局子裏決不會餓着你。』

『啊唷喂，還說餓不着？去年那一囘他媽媽的差一些沒把我餓死了。』小鴿子想起去年的倒頭事來了；但祇是輕聲哆噥。她忽然發現三個水警裏面有一對老鼠眼死釘着她，嚇得她來不及的轉身往划子上跳。

男子們看情形不對，早已悄悄地溜走了；剩下的盡是些婦人孩子們還在趦趄地觀望。

『還在這裏幹麼？想吃生活嗎？』兩個水警各拿起一把洗艙用的『拖把』來往人羣中亂伸，要洗他們的臉。

人終於都給趕到划子上，陸續地蕩開了。王老五被拖到舢舨裏。穿着藍布制服的水手慢慢地把舢舨向碼頭搖去。

舢舨裏已有個人蹲在那兒，王老五一見便嚷：

『咦！大狗子你也在這兒啦！』

『張痲子也給帶去了呢。』

『唉！年年如此，沒辦法。』

兩個人對瞅一眼，苦笑了笑。

血紅的太陽快要墜下去了。桅頂上飄着的一面面蚯蚓形式小旗，已看不淸是

深紅的淡紅的。山一般的網上也失去了閃爍的銀星。鷄兒們伏在籠子裏在打瞌睡。微帶些涼意的風仍然輕拂着江波。波浪輕撞着船頭，叮叮咚咚地像在奏幽妙的細樂。船夫們都把忙碌了一整天的疲倦身子藏在艙裏，讓它舒適地休息着，有的抽着旱烟，有的喝着苦茶，有的閉上眼沉思着，或許在做着渺茫的粉紅色的夢吧。

岸上，魚販們正聲嘶力竭地叫賣着：

「北洋黃花魚强來！北洋黃花魚强來！」

是的，黃花魚上市了。

開 河

「奶奶！太陽上來啦，人家都下塘啦，還都睡得跟死猪似的！」

野貓墩天后娘娘廟門前曠地上有兩株挺大的白菓樹，一左一右，枝葉繁密得像一對圓圓的綠色彩球。在晴天，駐在廟里的水巡隊弟兄們坐在樹蔭里喝茶撩天，比坐在涼棚下還爽快，偶然有陣把不很大的雨只要沒有風，也輕易不會讓身上沾着一點水的。

今年初夏，自從什麼水利委員會要由朱家宅到這里開一條新河道之後，一到晚上，就有二十多個有着醬油色皮膚的傢伙，帶着酒臭亂鬨鬨走來，在左邊那株樹下，攤開了七零八碎的蓆子，倒下身去，呼呼地睡起來。一個太個兒最有趣，他把樹根邊那副人家練勁用的石担，在竹槓上墊一件破布衫，就當作柔軟的綉枕。

月光打枝葉縫中漏下，像一塊塊發亮的碎銀子似的灑在他們身上。涼颼颼的風由田野里吹來，挾着一股輕淡的草香。下面是平坦的泥地，上面有着天然的篷帳，在他們心目中，這里許是個並不壞的處所；本來老遠的跑到這里，幹這種一天掙不出四五毛錢的苦交易，誰能租得起寬暢的房子住！沒見別舖里的弟兄，只有睡在自己搭蓋的蘆棚裏的還好些，但蘆棚的材料因爲是向賬房裏賒領來的原故價錢並不便宜；其餘的，十幾個擠在一間骯髒悶熱的草屋中的也有，睡在潮溼叢莽的竹林子里的也有，更糟的是人家屋簷下，場地上，牛棚邊，或者小石橋上，都給當作了睡覺的地方；而這里多麼涼快，又不潮溼，蚊子也少，因此，除了夜間有大雨得趕緊找地方藏躲之外，他們沒有一點別的不滿意。

勞碌了一整天，誰都想在夢里把疲倦的身子舒服一下，有的雖然醒了，看了看枝葉縫中零零碎碎的天空，翻個身，慢慢地又閉下眼去；可是給舖頭王小猴子這麼一聲討厭的吆喝，連睡着的都睜開眼了。

「×他娘，又亮啦！」

「幹哪！幹一天，是一天。」

七零八落地爬起身，捲好舖蓋，揉揉眼，聳了聳肩膀，沒什麽，還都是昨天那股子勁，就這麽拖拖沓沓地下塘去了。

天空沒一片雲，太陽毒辣辣地晒得地皮冒氣，一千多個醬油色傢伙，像早晨的星兒那樣疏疏落落地散佈在四里多長還沒開成的新河道上。

這些傢伙里面，什麽樣兒的人全有！抗過槍，吃過糧的，拉過黃包車的，掮過貨包的，也有剛打家里放下鋤頭跑出來的鄉下佬，但多數還是那些到處開山開河，築堤，築路，專跟大自然作對的好漢。

有一百多個舖頭，直接在大包頭的指揮之下，管理着他們。舖頭裏面有江北人，山東人，安徽人，……他們裏面也就有了江北幫，山東幫，安徽幫……爲了舖頭們的職務是供給傢具和炊具，而收取十分之一的工銀的，他們有時候就也喊舖頭爲老

閩；有的老閩為了想多掙幾個，也脫了鞋襪，跟他們一塊兒下塘。

工銀是論方計算的。方有大小，大方是英方，深一尺，週圍四丈，小方是公方，每三方合一大方；每方的工價因土質的鬆硬而不同，八密達以上的是三角，以下的是六角三分。

大包頭把工程處規劃好的河線，編成許多號子，指定舖頭們帶着本舖弟兄分別担任。舖的組織彷彿軍隊裏的班，普通是十個人一個舖就担任一個號子；但也有二三十人一舖，像王小猴子那一舖就可以担任兩個或三個號子，可是不管怎樣，反正打一方算給一方的錢。

就這麼一方方像螞蟻做窠那樣地天天打，把原是長滿着竹子，樹木，山芋，棉花之類的平地，開成一個已有了些樣兒的新河道了。

現在，新河道的兩邊呈現着一塊塊黃泥壘成的——在外邊看彷彿北方人民防土匪用的土城！在裏邊看又像是整齊得少有的土坡，但特別的是那麼蜿蜒而綿

長地伸展着。

有一條條光坦的小道，鐵軌似的由河邊伸到坡頂，那是給無數次的光脚板踐踏成的。有一塊塊跳板，擱在河邊與河塘之間，那是爲了塘裏的泥太爛，不好走的原故。坡的低平處，三三兩兩地有着不少船艙式的蘆棚，偶然有婦人或孩子在棚口出現；有的棚口，正迷漫着黑的炊烟和白的水蒸氣所混合成的灰霧。

河塘的最深處，已有些黃色的水，有許多或高或矮的長三角形『方墩』㊀參差地矗立在里面，尖頂上還都有着一叢碧綠的野草。沒水的地方，一層層呈現出又像連貫，又像分離的許多不規則方形，這些方形的顏色，離水越近的越黑，越遠的越黃。

工人們戴着各色各樣的破草帽，或者用布包着頭，捲着褲管，有的光了上身，在太陽底下，泥土上面活動着。

一撮撮乾鬆的黃泥，給鐵鈀一下下扒到了篾箕裏，扒滿了，等候着的用扁担兩

㊀『方墩』是留着做量方時的標準，量過後仍然挑去。

端垂着的鈎子，兩頭一套，就挑上去。在下幾層，一塊塊堅硬而帶黏性的磚頭般的黑泥，給鐵鏟一下下掘動了，由另外的兩只手扳起來擱在簸箕裏，擱滿了，也有等候着的挑着往上走，走到河邊，放下來，又有等候着的留下空的，挑起滿的，走上小道，到了坡頂，便倒出來，讓簸箕裏的一些些土塊，溶合在上面，挑起空的，又走下來，等着……就這麽來來去去，忙忙碌碌，各號子裏的人做着各號子裏的事，彼此之間像沒有一點關係。

可是每個人的身子是同樣的淌滿了汗水，臉上是同樣的看不見一絲興奮的愉快的表情，全那麽憂鬱鬱地像懷着非常重大的心事。有時候，挑着滿簸箕的，一邊艱難地移動着步子，一面漲着頸子，打着尖銳高揚的號音『喔——啾——嘍——唷』遙遠地相應着，略微震盪了沈靜的空氣，然而這也只像受傷者痛極時的呼喊。

『老胡，別那麽極賊了，今晚上咱們得痛痛快快喝二兩啦，』趙大頭蹲在那兒，迎着呼喊着的老胡，笑嘻嘻地說。

『錢呢?』那個冷冷地停住了號音，走上跳板了。

『昨天我把那包洋麵賣掉啦，又贏了幾毛。』

『賣了多少錢?』

『兩大元!』豎起兩個指頭說得怪響亮。

『你眞是……』老胡已走上河邊，一彎腰把簸箕放下，嘆了口氣。才又鬆下鈎子。

趙大頭俯身拾起自己的扁担，正想套，忽聽得河塘裏郭癩子咬着牙，氣吁吁地說:

『奶奶!提起洋麵，裏扣外蝕，眞叫老子氣死!』

『乾生氣有啥用，只怪你命不好，誰叫你不做大包頭的兒子!』老胡說出這話，挑起了空簸箕又往下走。

郭癩子把頭上烏黑的巴拿馬式草帽倏的摘下，讓癩頭在陽光裏閃爍，用力搧了幾下，恨恨地說:

『×他娘的，你們看那小子長的雄樣!』

大包頭兒子的模樣長得可眞不大順眼，還沒上三十歲的人，彎腰曲背的連個平常的老頭兒都不如，一對老鼠眼，閃閃爍爍的沒一刻安定過，叫人看了會想起狐狸或者猴子什麽的。可是他的算盤打得才精哩，眞是滴水不漏，要不，大包頭怎麽會放心讓他做全權代表呢。在河道沒開好，方沒量好之前，工銀只一筆筆記在賬本上，休想發下一個現錢，可也難怪，要是做一天給一天現錢，就怕有一半人不等開好河就給你腿子看，打開工到現在，不是已有好幾十個爲了有別的生路，情願不要工錢，而偷跑的麽！爲了吃飽了肚子好打泥，米麵當然要發給的，但表面上還得說是墊表示慷慨和體恤的意思；柴油醬醋呢，每人五分大洋一天，也可以對付了，本來節省些的還用不了這數；如果想押幾方牌九，或者到小店里喝二兩，求舖頭去預支幾個現錢的話，那可辦不到；這樣，自然只有多領米麵的一個法子了，然而沒什麽客氣，米得十二元一担，麵得二元八角一包，你愛要不要。

可是，能把他怎麽樣呢？瞧他出來巡看的那股勁，並不在大塊頭工程師之下，穿

一身整潔的灰布褲褂，垂着兩條瘦臂，小腦袋像搖糖鼓似的那麼東幌西蕩，屁股後面蜂擁着二三十個職員和舖頭，寸步不離地像怕叫風把他刮倒的樣子。

『奶奶！那雄樣越看越生氣。』把草帽向癞痢頭上隨便一套，又這樣根根地說。

『老郭，別把肚子氣破了，氣破了肚子不好吃飯啦！你說，待回兒俺們到河裏去洗澡好不好？』——老胡像給人安慰似地招呼着。

『啥，碰巧了再弄幾個大西瓜吃吃倒不錯。』

『你眞是這麼饞嘴，不怕挨皮鞭兒麽！』——老胡挑起滿簸箕又那麼『喔——嘰——喑』地走上跳板了。

提起了皮鞭，郭癞子給楞了一下，不錯，前幾天有十幾個江北人在那邊河里洗澡，西面來了一隻船，船上滿裝着西瓜，圓溜溜綠澄澄叫人見了流唾沫；可是大家都是赤條條地，——就是穿着衣服口袋裏也不見得預備着捨得化的錢。仗着離局子遠，人多，咕嚕了一囘，就發一聲喊，像一羣魚兒似的鳧到了人家船邊。

『老大，問你們要個西瓜吃吃。』

『嘸沒，嘸沒，迪個全是客貨，曉得哦？』

搖櫓的加緊搖，船嘩啦啦地眞的走快些了，但工人們仍然圍繞着。

『個把西瓜沒有關係的，老大。』

『你不給，我們自己要動手啦！』

怕他們眞的要亂來，沒辦法，隨便揀了個小的拋過去，嘴裏咕嚕着『拿去，拿去，那能介勿要……。』

撲通一聲，西瓜攢到了水里，但立時又浮了上來，小金福眼快，蝦子似的竄過去，兩手一張，西瓜給抱在懷裏了。

『小金福，大家吃，不要一個人獨吞啊！』

有三四個嘩嘩地鳧向他那邊。

『老大，一個不夠的啊，對不起，再來一個。』

『那能介勿識相啦!是銅鈿買來格,勿是偷來格啊!』掌舵的有些火兒了。

『你眞是蠟燭,不點不亮,來,我們自己拿。』

一轉眼,就給抓去兩個,後來的還想抓。急得船上人放下櫓,操起竹篙亂打。

恰巧對面來了一只鴨子般的小舟,裏面站着兩個穿着白色制服的水警,全掛着木壳槍。

『先生,快點來啊!有人搶西瓜!』船上人大聲喊。

那邊似乎早看見了這情景,水手加緊搖着櫓,水警提高了喉嚨:

『幹什麽?想做强盗嗎!』

工人們紛紛晃向岸,衣裳都沒顧拿,沒命的奔跑,小舟忽然也靠河邊,水警跳上岸,緊追過來。

人終於給逮住兩個,帶回隊。大包頭兒子,又照例拖着一羣人,搖搖擺擺進去,說些感謝和道歉的話,把那兩個哭喪着臉的傢伙領了出來。

這兩個可受罪了，一出門，就給用麻繩反縛住兩手，帶到賬房裏眞跟强盜一般地吊起來，皮鞭像毒蛇吐着的舌尖似的一下下猛烈地抽打着。

想起了那兩個背上的一條條血痕，郭鬍子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一點沒勁地說：

「算啦！値不了兩毛錢的東西，挨頓打，可不合算。」

這邊號子也正在談論着什麽：

「不到年底，就怕要完工了吧。」

「唉，在這兒是受罪，完了工，又上那兒去呢？」聲調陰沉沉地。

「聽他們說，明年春天，甯波要開山，眞要是的話，我想去，你呢？」

「去就去。」更陰沉了。

那邊號子裏忽然有孩子的嗓音：

「郭哥，你說俺們爲啥要開這條河？」這話問得突兀，但被問的那個好像連想都沒想。

『還不是爲了肚子餓。』仍然使勁掘着土，嘴里咕噥着：『奶奶！這土眞硬。』

『不，俺問的是開這河有啥用？』孩子笑了。

『你眞是……還管這』鼻子裏哼了一聲，讓鐵鏟豎在泥裏，吐口唾沫在手掌上兩手搓了搓。

『人說老鄧蠢，眞一點兒沒錯，怎連這都不知道？』別一個在譏笑。

『你懂事？你懂你娘的屌事！』那一鏟掘得分外有勁。

『你們眞沒啥做，撑得慌了吧，鬥這窮嘴。』張三禿子說着話，把掘動的泥扳起來，正想往簸箕里擱；一個黑影幌了幌他的眼，他微抬頭往上看，河邊正走過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一雙半大脚那麽一扭一扭地，走得怪好看，眼珠子便骨溜溜地儘跟着她身形走。

『喂！着迷啦！』

給嚇了一跳，頓覺得臉上有些發燒，就這麽映映眼，用膀子抗那說話的一下，嘴

往那邊挲了挲，輕聲問：

「是那位二姑娘麽？長得眞有個様兒！」

「你別充好人，還不認識她？」那個說着話，眼也斜着向那邊溜。

「聽說是五個人養着她，有這話沒有？」還那麽死瞅那扭動着的背影。

「誰都這麽說，可是誰也沒有見，反正江北人做不出好事。」

「得啦，老李，你別騎了驢子說馬醜，你跟……」

「你說——你再說我揍你。」老李伸着大手掌，像嚇唬小孩子那様。

「嘻嘻，不說，不說」張三秃子笑着把泥往簸箕裏一擱，却滑了出去。

「你眞掉了魂兒啦！」老李替他檢起來。

張三秃子挺直身，伸了個懶腰，用手背抹了抹額上的汗粒，像想起了什麽。

「可說呢，他們五個人怎麽凑付的呢？」

「還不是糊裏糊塗一鍋油！」

給老鄧這一說大家都裂嘴哈哈笑了；連蹲在那兒的小狗子也把眼睛擠成了兩條線。

曹黑牛挑着空籮正走到。

『你們說的啥笑話？這麽樂。』放下籮筐，便摘下頭上的破草帽，一個勁兒搧。

『說你跟二姑娘有那麽一手，』半天沒說話的吳得勝陰死陽活地插進這麽一句。

『去你的，別看俺臉兒黑，俺發了財，就是不要江北貨。』

『嘿，你會發財？喏，——』老鄧一手握着鏟，一手往天上指了指，『得讓它打西邊出來。』

『啊唷喂！江北貨刮刮嘒叫！』張三禿子捏着鼻子，逼尖了喉嚨，學說這句江北話，怪腔怪調的，逗得大家好笑起來。小狗子笑彎了腰，連連拍着自己的胸脯。

『箕子裏滿啦！還不挑！有你的啥！』老李拿出老弟兄的派頭來，眼瞪着小狗子。

『也難怪，這麼大的小夥子，還沒摸着過女人。』

『算你們會該人。』小狗子咕嚕了一聲，挑起了簸箕走到河邊，却沒見朱老五等着，就又挑着往坡上走。

『喔—啾—噯—唷』學打着這種號音，謹愼地走到了坡頂，忽見前面朱老五指手舞脚地在駡着誰。

『×你娘的！—你們這班江北猪玀，哪一天不偷偷摸摸倒些在俺們這邊；俺這，不過滾過去一點，你們屌嘴裏就不乾不淨的，可別惹老子上火兒！』根根地挑起空簸箕想走。

『×你媽媽的。把爛泥倒在我們這塊，對你們說說，還駡人，你是什麼好老啊！』

『駡你又怎麼樣！你這小舅子！』朱老五轉身瞪着眼。

『你還駡？×你親媽媽的，哪一個怕哪一個，你不要仗着個子大。欺負人，我劉麻子在外面跑腿，也不是今天頭一次。』

『你屌嘴裏不乾不淨的，老子揍你！』

『你敢？你是三頭六……』

『揍你這舅子！』朱老五放下簸箕，跳過去就是一拳。

『你眞打！好你……』

兩個就這麽扭打起來。

『侉子打人嘍！侉子打人嘍！』有人這麽大叫。

立刻，那邊倒泥的五六個雄糾糾奔過來。

『幹甚麽？幹甚麽？』

『嘿！打人！』

『打！打！大家打！』

十來條胳膊鐵鏈一般地揮過來。

小狗子一看勢頭不對，來不及倒泥，把扁担滑下肩，倒下來似的奔回河邊去，喘

着喊：

「朱老五叫人打了！快去啊！去啊！」側着身子手指着上面。

也等不及問個仔細，大家用手搭在眉頭上，抬頭往上看。

「嘿！這麼些人打他。──小狗子你趕緊去告訴王老闆一聲。」老鄧說完話，舉起鐵鏟向空中一揚，伸長着頸子喊：

「弟兄們，江北人打俺們這邊人啦！快去啊！」第一個奔上去。

「走！走！摟死那班江北猪！」

「幹哪！×他姐兒的。」

像聽到了衝鋒號一樣，別的號子里的老哥們，也一個個擎着鐵傢具，散兵線似的陸續奔上坡。

坡上，老朱五已給打躺在黃泥裏，鼻子下面滿是血，嘴里還在含糊地罵着。

那勝利的幾個正想走，却給最先奔到的七八個山東漢截住了，野獸一般地撲

過去，揮舞着傢具怒吼：

『×你祖奶奶的！』

『揍死這班小舅子！』

一陣亂搗，江北陣線裏有幾個已經掛了采，流了鮮紅的血，沒命的往外一直跑下坡，山東人駡着，追打着。

可是，東邊坡上正有着一羣也擎着傢具的江北人，潮一般湧過來，其爲首的是舖頭黃天寶，光着頭，挺着肚子，飛舞着一根鐵棍，活像花和尙魯智深，喘着嚷：

『媽勒格屄的！誰敢欺負老子的人！』

後面是一片嘈雜聲。

『打侉子啊！』

『上啊！打侉子啊！』

這邊，王小猴子也帶着二十多個趕到了，風一般迎上去。

轟隆一聲，兩羣人碰在一起，混成一團了眼冒着火，嘴駡着人，鐵傢具在陽光裏閃爍着金星。拍郎郎！兩把鏈子相碰的聲音，『托』緊接着『啨，』給鐵鈀砍着啦，血攪和着汗滲滲地滴着滴在黃土上。黃土給數不清的光脚板攪起一陣黃霧來，人在霧裏發着瘋。拍的一聲，有一個給扁担打彎了腰，骨碌碌滾到塘裏去了。

陸陸續續地東西兩邊還有着不少人向黃霧奔去。

奔着的人像什麽也沒有顧慮到，只覺得水淋淋的身子後面有什麽在推動，那樣不能自主地飛動着腿；也有奔了一囘，停住脚，想揣摩揣摩的，立時，就像有什麽在譏笑他，靑駡他使他感到一陣劇烈的慚愧，又那麽機械地跟着人家奔。

呼喊，叫駡，奔跑：……空氣火熱而緊張，心也火熱而緊張。

小狗子抗着根扁担，也跟在人家後面跑，跑着，跑着，忽然前面的人都倒退囘來，有人氣吁吁地大聲嚷：

『別跑了，保安隊來了！』

又有人嚷：

『保安隊來了，快跑啊！』

這麼着，又像一羣沒頭的蠅子似的，亂雜雜東竄西跳。

沒多工夫，那個肥胖的工程師帶着十來個武裝隊士，沿着河邊走來，兩只手向空中亂抓，漲紅了胖臉，張大着嘴。

『大家要靜些，別亂跑，誰要亂跑，誰就是搗亂份子，要抓進去重辦的！』

是一口清脆的北平話略停了停，又大聲說：

『各人回到各人的號子裏去，仍然照常做事，不要亂跑。』

隊士們也放開喉嚨幫着說：

『大家回到號子裏去。』

『回去，誰要不回去，可就不客氣啦！』

看着工程師那個威嚴的胖臉，凸出眼珠子；看着隊士們肩上的槍刺，那麼亮晃

晃的，火熱的心，終於給慢慢地涼了下來，一個個陰沉着臉，悶聲不響地去下塘。

工程師帶着隊士們過去了。這裏的嘴立刻就像同時開放了許多自來水龍頭那麼嘩嘩地流動來。

『×他娘！搭什麽雄架子！』

『那傢伙是不是昨天來查看的那個？』

『不是他是誰？他奶奶的，這樣大熱天合算起來，兩個人打一天，還打不滿一方土，還說俺們打得馬虎，不夠尺寸；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難道叫俺們喝風？』

『瞧着吧：你們。俺是經過這些雄事兒的，到量方那天，還不知怎樣的狗屄倒灶呢？哼！』

『不是俺要說不好聽的話：俺們的人打起架來怪有種，叫他辦點兒正經事可就抓瞎了。』說到這裏，眼向四圍瞟了瞟，舖頭們全沒在，便放心地接着說：『還有那些窮鷄巴老闆們，見了賬房裏的人，像王八似的縮緊了頸子，連句響話都說不出。』

「要說對於這些事兒齊心，俺可想起在山西那樁事來了。×他奶奶的，一百多人圍着那莊子，非把工錢給足不行、嚇得那屌賬房直抖索。……

「你們怎麽啦？東拉西扯的又談這些陳年隔宿話幹麽？他們這時候還沒見來，得去個人打聽打聽才是。……」

「別嚷，那不是老郭他們？」

順着說話的手指往那邊看：果然是郭癩子，趙大頭，張三禿子……他們十幾個，那麽垂頭喪氣地囘家了。就跟餓着的孩子見到了許久沒見的母親那樣歡躍着圍上去，熱誠而嘈雜地問：

「怎麽啦，老郭？」

「賬房裏怎麽說？」

「老胡，我們這邊的人怎麽樣？」

郭癩子不慌不忙地摘下了那頂開了花的巴拿馬式草帽？這麽無力地坐下地，

用草帽慢慢地搧着。

『別提了，朱老五跟蔣奎龍都給打壞了。老鄧他們把他倆擱在門板上，抬到什麼醫院裏去了，王老闆喬老闆都給帶了去，還不知怎麼樣？王老闆他們身上都有些傷，還不要緊，還有我，你們看看：』放下草帽，微低下頭，手往頭上指了指，那原有着一朵朵梅花似的白點的頭頂上，果然又像加上了些紫紅色的玫瑰露那樣斑斑爛爛地顯得分外眩目。

『蔣奎龍的腿骨全給砍斷了哩！』老胡憤憤地說。

大家的心都像給一個巨大的聲音震了一下，那麼恍蕩蕩地怔忡了一回。

『那不毀了嗎？』有一個幾乎要哭出來。

『可不！不隨怎樣治，我看也治不好，怕一輩子要殘廢了，給砍得實在厲害，』張三禿子的頭漸漸低了下去，光禿禿的頭頂在夕陽裏面閃着微亮。

『不過他們那三個送醫院的，給揍得可也不輕。』趙大頭幌了幌大腦袋，表示

還抵得過的意思。

『哦！……』

太陽已失去了威力，漸漸地埋下土了，遺留着的那股熱氣，可還沒會完全收斂去，西天一片赭紅色晚霞，輝映在那家幾個月前才開張的聚與居門前，熱烘烘地還有些餘勁。門裏面吵吵嚷嚷，蠕蠕動動地，更顯得熱烘，三三兩兩的荷鋤農人，經過門口時，都會自然地投一個詫異的眼風，又那麼嘁嘁呢呢地議論着走了。老闆娘袒着蒼黃的胸脯，坐在櫃裏面的一只高脚櫈上，一個孩子躺在她的懷間，吮着奶，她身體緊靠着櫃，讓孩子不致滾下，才能騰出兩手來，包油氽花生，櫃上還放着把蒲扇，包一回花生，就用蒲扇打一回腿。流着滿頭汗的老闆由那邊跑到這邊，這邊跑到那邊，那麼忙碌而殷勤地照料着，照料着今晚上特別多也特別難伺候的主顧們。

『老闆，再來半斤。』是老鄧的粗嗓子。

『奶奶，這酒怎一點沒勁兒？像白水。』老胡專會挑眼兒。

「這年頭喝下去就是賺的。」曹黑牛的臉已變成紫色。

「要幹，咱們就再幹大的。」

「等回兒看王舖頭怎麽說？」

「他奶奶的，這事兒可不得完！」

蚊子像悶雷似的在桌肚裏亂碰人的腿。兩盞昏黃的煤油燈像經不起熱氣的薰炙，有些發暈。汗臭在屋子裏擁擠，找不到攢出去的空隙。但人們像什麽也沒覺到，他們的血攙和了烈性的酒，在猛烈地沸滾着憤怒的水泡，燃燒着毒恨的火燄。

王小猴子拐着左腿，跛子般拐進門，喬老闆跟在後面、頭上包着一塊血跡斑剝的白布。

「呵！二位老闆來啦！」

「賬房裏怎麽說？」

「這兒坐，這兒坐。」

在一陣讓坐，招呼，和訊問的騷亂中，王小猴子和喬老闆擠進了靠牆的那一桌，攤子般坐下去。王小猴子伸手端起滿斟着的酒杯，一口氣喝下肚，這才睜大了一對圓圓的小眼睛，對大家親熱地看了看：

『各位弟兄們，……』忽然縐起眉頭，用左手摸了摸右臂，又按住不動。

『膀子也受傷了嗎？』老鄧哭喪着臉望着他。

『奶奶！可不是挨了一傢伙！』咬緊了牙，像要咬住那痛苦似的，好一囘，才搖搖頭帶着凄涼的神氣說：

『今天的事，俺跟老喬都覺得很難過。……』

『誰不難過！操他祖奶奶的那班江北……』正要嘈雜下去的聲音給王小猴子連連擺手的舉動止住了。大家就勉强靜下來，楞着眼，耐着火氣。

『俺們難過的不是說俺們這邊吃了虧，他們那邊佔了便宜；老實說：今天他們吃的虧，比我們大多啦！不過俺們覺得……』左手又迅速地按住右臂。

曹黑牛奇怪起來：往常，他們的舖頭，別看他個兒小，可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他當過兵，也當過頭目，很能體諒弟兄，弟兄們一有了吃虧的事，他總是第一個上前，比自己娘老子的事還拚命；對上頭，也只有他不怕碰頂子，敢說話，要不，王小猴子的名字怎會個個人知道：今天只挨了這幾下，怎做出娘兒們的腔調來啦！他正想張口說些什麼，忽見老鄧已說着話：

『王老闆，你別難過，俺們總得想法子報仇雪恨的。——喂，老闆娘，再來半斤，再拿兩包油氽花生，多擱些鹽。』

王小猴子搖搖頭，端起杯子喝了口酒，溫和地說：

『不，你們弄錯了：你們還不明白俺的意思，你們說要報仇雪恨，俺們跟江北人有什麼仇有什麼恨？還不是爲了一些些鷄巴大的事鬧得大家頭破血流；本來，像俺這麼一個糊塗虫，那裏會想到這上頭，因爲剛才在賬房裏……』許是痛得難忍，說到這裏停頓住摸摸腿，又摸摸膀子，牙咬得緊緊的。

曹黑牛疑惑地望了望對面的趙大頭，又望了望側面的老李；他們都屏息住氣，在注視着王小猴子的痛苦的瘦臉。

王小猴子果然又說下去了，可是眼已瞪着大家，嗓子也大了許多：

『在賬房裏受的氣比挨打還厲害呢！那狗操的雄胖子老爺似的當中一坐，雞巴小開坐在他旁邊，算是他媽的師爺，還有那幾個不要臉專拍馬屁的漢奸，跟站堂似的分站兩旁。俺跟老喬，老石，還有江北幫幾個舖頭，在桌子前站着，就跟囚犯一樣。那雄胖子也不問問事情的根由，眼珠子一瞪，桌子一拍，開口就打官話：「你們這班王八蛋！你們是工頭，並不是流氓頭，癟三頭，你們為什麽領着頭打架？現在，你們的架不已經打過了嗎！好在雙方都有受傷的，也無所謂吃虧便宜；假使以後再有這種事發生，老實不客氣，辦你們吃官司！你們不想想，……」×他奶奶的！底下的話俺也記不清了，什麽約束不嚴啊，故意搗亂啊，反正都是滿嘴臭官話。』轉過臉對喬老闆望了望『老喬不知趣，頂了一句，給打了下嘴吧。──唉！俺們還有啥說呢！可是，那雄胖子

末了幾句話。更叫人氣破肚子。』

『他說什麼？』老鄧問，氣吁吁地。

『他說：「滾出去王八蛋東西們，只配一輩子打爛泥，吃爛泥，有什麼出息！」』

『操他八輩子的祖奶奶！俺們吃爛泥，他吃的啥？』曹黑牛抓緊拳頭，猛敲一下桌子，第一個叫出來。

『俺們用力氣換飯吃，怎麼叫沒出息！』吳得勝第一回瞪眼吹鬍的。

『揍死那小舅子！』坐在角落裏的郭纔子虎一般躍起身，拍的一聲，一只杯子翻下地。

『對不起，老鄉，杯子要打碎哉！』老闆咕嚕着跑過來，彎腰拾起那杯子。

酒在肚裏打着滾，二十來個紅臉漢搥台拍桌連跳帶罵地像瘋子一樣，兩盞煤油燈嚇得顫抖了一陣，高亢嘈雜的聲浪彷彿要震坍這間簡陋的草房。

伏在母親懷裏吃着奶的孩子哇的一聲哭了。老闆娘一邊忙不及的放下紙包：

『噢噢，寶寶勁嚇囉，噢噢，寶寶……』輕拍着孩子，一邊乞憐似的向這邊說：『老鄉，謝謝你們，不要吵；小囡嚇勿起格！』

『別吵，別吵。』王小猴子站起身，張開兩手：『俺的話還沒說完哩，別吵了，大家好好地坐下！坐下！』

含着個發洩不出的怒氣，大家逐漸坐下。

『俺們剛轉身要走的時候，那雞巴小開陰死陽活地說起洋洋話來了。他說：「現在放你們走啦！你們再去打好啦！打得越厲害越好，打死了人，最多犧牲幾口薄皮棺材給你們。……」』

『操他十八輩子祖宗！』老鄧喊出了假嗓子來。『看他那癆病鬼的樣兒他才要睡薄皮棺材哩！』

『×他小妹子的，工錢，工錢不發；米麵裏扣外蝕。他奶奶的都成了他的啦！』

『還說俺們打得不夠尺寸，算工錢的時候，聽說要打他娘的折頭呢！』

『要了個把西瓜吃，就把俺們像賊一樣的毒打。俺們犯了什麽法?』

這麽着，一向潛伏着的一些更深的憤怒和毒恨，像洪水衝决了口，那麽洶湧地泛濫開了。同時更加强了剛才的跳嚷：

『不行，這樣不行！』

『俺們得跟他們算算賬！』

『幹哪！』

滿屋子裏是咒駡，滿屋子裏是瘋狂，人都像失了理性，像一羣餓極了的野獸，張着牙，舞着爪，要吞吃屋子中的一切。老闆看看有些害怕：

『阿大娘！儂抱仔小囡出去，等一歇再來，快點！快點！』

老闆娘哆嘟嚷着嘴，抱着小孩出去了；這一次王小猴子像沒看見，在這嘈雜猛厲的聲浪中，他盡力提高了喉嚨，繼續着說：

『可是，那雄小子說的雖是洋洋話，但俺們反過來一想：俺們可不是胡塗到萬

分。俺們不想想俺們吃爛泥飯，江北人也吃爛泥飯；俺們是赤脚人，苦人，江北人也是赤脚人，苦人；俺們受人欺侮，江北人也受人欺侮，又何苦要作對，何苦拚死拚活呢？』

聲浪漸漸給王小猴子的激昂的言語壓低下去。大家的眼都睜得大大的瞪着王小猴子的臉；眼裏面紅閃閃地都放射出熱烈的光彩。王小猴子像已忘了身上的痛苦，跳脚舞手的還在說下去：

『……可是今天俺王小猴子說的話有些魔魔道道，顛三倒四的，不曉得的衆位愛聽不愛聽；不過，俺總覺得今天的事幹得太犯不着了，太傻了，俺們和江北人都是一樣的人，吃了虧，反讓人家。……』

奇怪！好漢王小猴子忽然掉下淚來了，嗚咽着說：

『俺們這邊兩個，他們那邊三個，全是那麽血淋淋的，爲的是什麽呢？爲的是什麽呢？……』

許多眼，你瞅瞅我，我瞪瞪你，同情地交流着說不出的話。許多心；像被什麽挖空

了似的，那麽空蕩蕩虛飄飄地；又像給塞滿了一付什麽，那麽緊綳綳地幾乎透不出一絲氣來。

是的，他們已爬出了懞懞懂懂的深淵了。

今夜的月兒由密密的雲間漏出時，顯得分外明亮。天后娘娘廟門前的兩株白果樹，打樹根伸出一對蛋圓形的影子，並列地斜躺在地上；影子裏照常睡着二十多個有着醬油色皮膚的傢伙。柔和的光從繁密的枝葉縫中射下，仍然把一塊塊碎銀子似的東西洒在他們身上。風挾着一股輕淡的草香，涼颼颼地由田野裏吹來，一切全跟昨夜一樣：可是，枕着石担的竹槓的是小狗子，不是大個兒朱老五了。

獎牌

金巡長打隊長室裏昏沉沉地退出，走到棚子裏兩桌酒席已經擺好，弟兄們也到得差不多了，孫巡長第一個站起來，右手一擺。

「來，來，這邊坐，等你半天了。」

「你們先吃好啦，我又不會喝酒。」金巡長一邊說着話，一邊就向自己的鋪上倒下去。

「來吧，」馬英林過來伸手拖，「你怎麽老是成天愁眉不展的，那兒來的這麽些心事，來來。」

「我有點頭昏，你們又知道我不會喝酒。」

「不行，不行，」馬英林使勁拖，「今天的酒你非喝不可，這是我們的喜酒。」

『金巡長眞是，這點面子就不肯賞給我們。』朱海寶也眉花眼笑的過來抱住金巡長的腿。

孫巡長用竹筷敲了下酒杯，笑着說：

『你看，他們要抱頭抱脚地抬你起來了。』

金巡長沒法，只得站起來，沉鬱的眼對各人掃視了一下：

『杜伍長呢？』

『他出巡去了。』馬英林說着話，看了看手錶，『快了，還有三十分鐘，我們吃着等吧。』

大夥兒紛紛就座。屋子不夠大，靠左邊的只好湊和着舖坐，朱海寶眉花眼笑的正要向杜伍長的舖上坐下，給孫巡長一把拖開。

『你別坐他的舖吧，他的舖連我也……』

『對了。』張竹山搶着說『老杜這人，別的都好，就是這個怪脾氣不好，誰要不

經意坐了坐他的鋪，準會咕噥得叫你吃不下飯去。』

『他的鋪簡直就是他的命。』有一個碰過他釘子的恨恨地說。

『也難怪，』金巡長笑了笑『他的鋪拾掇得比誰的都乾淨，每次檢驗內務，總是他第一。』

『可也不能空着呀，金巡長你坐吧，他對你倒是特別優待。』馬英林把金巡長推坐在杜伍長的鋪上，擄起袖子，就一個個地挨着斟酒。

酒一灌下肚，話就多了，這個說十年前怎樣怎樣的得意，那個說十年後怎樣怎樣的打算，由臭蟲說到女人、由海參說到了東北，終於又說到了今天的酒。

『這是你們的喜酒呀，你們兩個應該多喝一杯。』孫巡長擎着酒壺站起來，

『老馬我一向佩服你是個宏量，我來敬你一杯。』

馬英林忙站起把杯中酒一飲而盡，雙手捧着空杯伸過來，嘴裏連聲說：『不敢不敢！』酒就打壺嘴裏嘟嚕嚕地瀉出來，瀉滿了，忙又一飲而盡。

「來，來，老朱，你看，使這麼小的杯子。」

朱海寶眉花眼笑的樂得合不攏嘴來，立起身，連連搖手：

「啊呀，巡長，怎麼要巡長敬酒，免了罷，我喝一點就醉，」

「不行，自己的喜酒不喝是不行的。」孫巡長高高擎着酒壺。

「巡長眞是，這那裏是什麼喜，這全仗巡長跟各位弟兄的福份，才得死裏逃生。」勉强咪了一口，讓孫巡長給斟滿了。

孫巡長又轉身對着金巡長：

「看你，滿滿的一杯，半點兒沒動，來，乾一杯吧。」

金巡長搖搖頭，右肘撑在桌上，手掌托着右頰，左手搖了搖，又點點自己的額。

「我有點頭昏，什麼也吃不下。」

「什麼頭昏不頭昏的，來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人就是這樣。」酒壺伸了過去。

「我實在喝不下」酒壺又給推了回來，

「你怎麽啦？不舒服麽？」孫巡長坐下後關切地問：

「不是的，剛才我得到一個消息……」

大夥兒都給這句話靜住了，看金巡長那個焦慮的神色，都知道這消息一定不是好消息。

金巡長又搖了搖頭，左手食指在桌面上劃呀劃的，好一回才慢慢地說：

「聽說上面又要淘汰人了，我們這裏……」

「什麽？又要淘汰！」

「奶奶的，統統淘汰盡了，讓他們當官兒的吃獨份兒才好。」馬英林喝得幌呀幌的，幾乎把桌子抗翻了，

「我們這裏有嗎？」朱海寶眏眏眼細聲問。

「當然有。」

『誰？』好幾個人同時迸出這個字來。

托托托，一陣皮鞋響，杜伍長進來了。黑臉蛋給風刮得發紫，一邊解開皮帶，拿下殼売、掛在牆上，一邊嘆息地咕噥着：『唉！上歲數了，一點禁不起冷，……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啦……腦袋又有點昏昏的不得勁。……』

『快來喝杯酒，暖暖肚子。』張竹山斟滿了一杯，杜伍長走來接過去喝完了，看見自己的鋪上坐着人，正想開口，再一看坐着的卻是金巡長。

『你就坐自己的鋪，跟金巡長一塊兒坐吧，』孫巡長招呼着，對別人做了個鬼臉。

三個落差弟兄也來了，擠呀擠的都算有了位置。

杜伍長坐定後又端着杯子站起來，看了看大夥兒，說：『今天是一個什怎紀念日，也是我跟老馬老朱三個人死裏逃生的紀念日，所以馬馬虎虎地備了些水酒，大家熱鬧熱鬧，大家不要客氣，乾這一杯吧。』

「當然要奉陪的，」

「這是逢凶化吉的團圓酒還能不喝麽？」

「來，來，來大家來。」

大夥兒站起來爽快地乾了杯，又都坐下，——只有金巡長的杯裏仍是滿滿的。

「你不喝酒，換杯開水吧。」杜伍長起身在靠窗的小長桌上的熱水壺裏倒了一玻璃杯開水，拿來擺在金巡長面前，把金巡長的酒倒在自己的杯裏。

酒，仍然一杯一杯地灌下肚，然而沒誰多說話，金巡長的消息，擊碎了今天快樂團圓的興致，他們嘴裏喝着吃着，心裏可都在怔忡，……胡得勝，十年的老弟兄，給淘汰了，現在挑着担兒賣甘蔗；李乾貴，十五年的老弟兄了，多老實，多儉樸，也給淘汰，現在聽說連最小的兒子都賣了，前個月還找上門來大夥兒湊了三塊錢給他；曹志權也是……而現在年歲大些的就只……

「杜伍長，你今年到底高壽多少？」有一個來了沒多久的謙虛而冒失地問。

杜伍長瞪了問的人一眼，本想不回答，但今天是個應該歡喜的日子，叫人碰一鼻子灰，未免有點煞風景，便呷了口酒，摸了摸下巴，說：

『說是四十歲，其實有五十四了。』接着搖搖頭，『唉，不中用啦，該淘汰啦。』

『那裏話，「淘汰！」旁人都淘汰盡了，也淘汰不了今天你們三位主人。』別一個湊趣地說：

『眞要淘汰你，你就拿了這個見×長去，看他怎麽說？』說話的用手指了指杜伍長的左胸。

『拿什麽去見？』杜伍長俯首看了看胸脯，茫然地又看着問話的。

『獎牌呀！』

『哦，這東西。』杜伍長欣慰地笑了。

所有的眼光就都集中到杜伍長衣襟左邊小口袋上掛着的一塊紫巍巍的小銅牌上。也有想起朱海寶和馬英林也有，就就近看着他倆衣襟上的。

「這上面是個什麼人呀?」來沒多久的沒見過這東西。

孫巡長用竹筷敲了酒杯一下，鄙夷地說：

「關夫子都不認得嗎?」

那個湊近去又仔細看了看：

「對了，他握着刀，關夫子使的是靑龍偃月刀，對了，是關夫子。可是……這牌子上鐫着關夫子，有什麼意思啊?」

大夥兒全給這句話楞住了。這東西掛在他們三個人身上，到今天半年多了，都知道上面有個關夫子，但上面爲什麼要有個關夫子，可誰也沒會思索過，這時候就有的把眼皮翻呀翻的，有的搔搔頭又搔搔屁股，孫巡長像已經想到了，張嘴想說，可又變了聲咳嗽。

半天沒開口的金巡長不耐煩地說話了：

「這點意思還想不透麼?這是表示有勇敢，不怕死的尙武精神。」

大夥兒這才像透過氣來似的嚷了起來：

『唔，尙武精神，準是這個意思。』

『到底金巡長行，什麼都曉得。』

『杜伍長，你們都成了尙武精神的關夫子啦。』

『眞的，要沒有杜伍長他們的尙武精神，我們全隊弟兄那裏都會記功一次。』

說話的那個忽然看了看朱海寶，『老朱也配麽？』

『對了！』別一個接着說：『我還沒忘記他那天在船上時候那種樣子，渾身發抖，牙齒格啦啦地連話都說不淸楚。』

眼光又都移到朱海寶的臉上了，瞧他正低着尖腦袋，撥弄那塊銅牌玩兒。

『老朱，那天你發瘧子麽？』有一個尖刻地問。

尖腦袋勉强抬了起來；小嘴巴張呀張的，好一回才囁嚅地說：

『你們眞是，你們不想，那天多冷，比今天冷多了，又是大風大雨……擱誰也撐

不住。』

『這麼說，是給凍得那樣的，不是給嚇得那樣的？』

老鼠眼睒了睒：

『嚇還能嚇得那樣，……嚇什麼，……你們眞是……』停一回，似乎又想到了好的辯白『那天……我不行，老馬總行吧，你們問問老馬看。』

馬英林已經喝得滿臉通紅，聽到了這，便擄起袖子，伸出那條粗壯的右胳膊來，離肘不遠處，有一個銅板那麼大的傷疤。

『看！看什麼！看這個好啦！「這人們」（北方人口頭語，就是「我」）向來不含糊，不會跪下來，婆婆媽媽那樣哀求人家，哀求！有屌用！挨揍還不是挨揍！』

大夥兒哈哈笑了，只有金巡長苦笑了笑，淡淡地說：

『這事本來也虧了他，那天要是沒有他回來報告，老杜他們恐怕是回不來了。』

馬英林驕矜地搦下袖子，順手揩了揩鼻尖上的汗粒，拎起酒壺就倒，嘴裏含糊地說：『所以……今天非喝一個痛快不可，來吧來吧。』咯嘟一聲就喝了半杯。

『來吧，杜伍長，你是喝酒的怎麽還客氣。』

嘟嚕嚕，杜伍長的杯子裏給斟滿了。

『杜伍長，你今天該喝個十二成。』

嘟嚕嚕，杜伍長的杯子又給斟滿了。

不幸的消息，似乎都已忘了，大夥兒又你一杯我一杯的盡與喝起來，杜伍長覺得頭更昏了，嘴裏咕嚕咕嚕的自己也不知說些什麽，迷迷糊糊地看見朱海寶又在撥弄着那塊銅牌，心裏有點討厭，又聽得他嘆息而自滿地說：『這是性命換來的呢。』心裏更別扭，正想說話，忽聽得旁邊金巡長淡淡地說：

『不錯是性命換來的，可是人家的性命！』

像根針一般的紮進了他的心，忽然……大麻臉，八字鬍……在他眼前飄忽着，

……人影憧憧地，……土槍，……駁壳，……勃郎林發着烏亮的光……水閣柄……橫過來橫過去，……就夢囈般的咕嚷起來：

「唉，那天，……那天……」

「杜伍長醉了，讓他睡吧。」

「杜伍長給按在鋪上了，有人替他脫皮鞋，有人替他蓋被……他仍然夢囈般的咕嚷着：

「那天……唉，那天……」

……………………

那天，——

晚上九點三十多分，風很大，還夾着些雨點，馬路上聽不見一絲聲音，棚子裏落差的弟兄大半都睡了，只有門崗𨑨𨑨𨑨的皮鞋跟敲在水門汀上的聲音來來回回地響着。

杜伍長因爲多喝了些酒；連皮鞋都沒脫下，和衣睡着，朦朦朧朧地忽然聽得週番張竹山在喊：

『杜伍長，起來，上差。』

『我是一到四的差，還早哪。』翻個身，又想睡。

張竹山推了他一下：

『你起來啊，是剛才大隊部來的命令，說是今天是個什麼紀念日，特別戒嚴，要加班出巡，金巡長帶着乙班已經往南去了，隊長叫你帶丙班往北看看去。』

『孫巡長呢？』

『他說有點不舒服，要不也不派你了。』

杜伍長知道脫不過，又翻過身來：

『丙班還有幾個人？』

『還剩兩個人了，丁明德不是請短假回家了麼？徐光斗肚子痛，隊長已准了他

的假，快起來吧，洗洗臉，喝碗茶。』說完話，張竹山自顧去了。

杜伍長勉强坐起身，揉揉眼，覺得酒已醒了一大半，便習慣地咕嚕起來：

『奶奶的，這個不舒服，那個有毛病，活該老子倒霉！……』

二十分鐘後，杜伍長跟馬英林朱海寶三個人攢進了二號巡船的艙裏。

『往北去。』

嘩喇喇，嘩喇喇，那塊七拚八湊的破篷給拉起來了。

風還是那麽大，雨點可加粗了些，天空一片烏黑，西岸，沿馬路的電燈迤邐地舒展着，像經不起吹淋，顫幌幌地搖閃着模糊軟弱的光焰，江東，黑沉沉，彷彿一個神祕的巨人橫躺在那兒酣睡。三三兩兩的桅燈燐火般的，疏疏落落地飄忽在江面上，天空是幽幽的，江面是幽幽的，二號巡船銜着江波幽幽地前進，風聲，雨聲。嘩啦啦的水聲，一點也撳不動船上四個人的幽幽的心靈。

…………………………

杜伍長的酒完全醒了，覺得有點冷，打棉大衣口袋裏掏出香烟火柴，吸着了，兩手向掛着的馬燈上烘了烘，便使勁搓，搓着搓着鼻孔裏一長條清水鼻涕正掉在左手背上，覺得今晚上有點蹩扭，便反過手背，用力一摔。

『啊呀！耳朵上什麽東西呀？』

像只猥灶貓似的，朱海寶蜷伏在杜伍長的右面，兩只手緊緊地插在袖子裏，身子給棉大衣裹得像捆行李，只露着半個腦袋在外面。他正糢糢糊糊地想竭力把剛才沒做完的好夢做下去，忽覺得耳朵根上猛然一涼，便沒頭沒腦地這樣叫起來。

這一叫，可把杜伍長一肚子蹩扭叫了出去，他狠狠地吸了口烟，讓烟頭沾着下唇，笑着說：

『請你吃粉條子。』

朱海寶翻起了他的老鼠眼，對杜伍長瞪了瞪，咕嚕了一聲：『你眞是……』便歪過腦袋，動幾動，把鼻涕給擦在大衣領子上，閉下眼皮又想睡。

瞧他那個傻樣，杜伍長又氣又好笑，就拿出他伍長的身份來：

「你看，老睡不醒，叫你出來幹麽啦！」

「我沒有睡，我是怕冷，……」

「這時候就怕冷，往下，三九天，怎麽辦？」

突然，一個浪花打進艙，船身跟着幌了幾幌，朱海寶啊呀一聲跳起來，帽簷上滿是水點，的的搭搭的滴個不住。

「說你是小胆鬼，眞沒寃枉了你。」

杜伍長說完話瞅了瞅馬英林，那楞傢伙一動不動地扒在艙口，直着頸子，一個勁兒看着前面，身上已經溼了一大片。

「老馬，你不進來暖和暖和？這樣的天，那兒會有事。」

馬英林轉過臉來，手在臉上摸了摸：

「既然出來了，還能空着手兒回去嗎？好歹得弄一點。」鼻孔裏兩道白氣，噴呀

噴的，又轉過臉去。

『你倒說的好，好歹得弄一點，如今的船夫可不比頭幾年啦！』杜伍長有點不勝今昔之感的樣兒。

『杜伍長，頭幾年到底怎麼樣？』朱海寶到這兒才七個多月，還算新弟兄，他時常聽見杜伍長說這句話，早就想問個清楚。

杜伍長對他白了白眼，又狠命的吸了口烟，颼的一聲，把烟蒂扔向艙外。

『提那個幹麼，反正你要早來幾年，別的不說，你的媳婦兒可早就娶到手了；決不致於像現在這樣兒見了女人就跟掉了魂兒似的。』

朱海寶正又想蜷下去，聽到這些挖苦話，不禁肚裏難受起來，氣憤憤地說：

『那麽你呢？你幹了這些年，又是這麼大年紀，怎麼也連個老婆都沒有？』

『我嗎？』杜伍長聳了聳肩膀，輕脆地笑了：『不是對你吹牛，吃喝嫖賭，我要不沾着這個「賭」字兒，別說一個，十個都不算稀罕，現在……』聲音黯淡了，『可壞

啦，家裏遭水災；前天來信說簡直連飯都沒得吃，老娘又害病要我馬上寄廿塊錢，往後還得月月寄十塊。』

全神貫注在『弄一點』的馬英林聽得不耐煩了，啐的一聲，吐了口唾沫，縮回艙裏靠下：

『都是叫你們談的，連一只行船都看不見。』

『你眞是外行，這麽大的風，什麽船敢出口！今天，我看定了，是空手來，白手去。』

杜伍長的經驗馬英林一向相信，但這回他偏不服氣：

『我不，行船沒有，拋錨的船上也得揣摩一點。』說着，又起身在艙口扒着。

風跟雨似乎又都厲害了些，粗大的雨點不時給掃進艙裏，黑色的波浪像一座座小山似的迎面衝來，映着靈撻的白眼。三個人都給風雨水交織成猛烈的音響震懾住，像石像般的表現着三個不同的姿勢，只有掌舵的阿金在每次船身受到大的顚簸時，吹出驅逐什麽的神祕的『噓噓』聲。

頂風，頂水，船，只能左一搶右一搶地掉着前進。

迎頭又衝來一個剛勁的巨浪，船頭像對什麼叩頭似的拍達拍達了好幾下，水，嘩啦了地直往艙裏淌，馬燈搖幌得像在打鞦韆，阿金連連的「噓——」「噓——」，嚇得朱海寶害怕起來，顫抖着喉嚨喊：

「阿金，回頭吧。」

馬英林回頭瞅了朱海寶一眼：

「等一等，再往前去看看。」他彷彿果眞下了什麼決心，棉大衣溼淋淋地像剛打水裏撈起來，臉上滿是水，但仍然睜大了眼睛瞧着前面。

「老馬，」杜伍長喊了一聲，探頭向艙外看了看，「這風眞有點不對，我看還是回頭吧。」

「怕什麼？」咳了聲嗽，「你怎麼也胆小起來了？」

「不是的，這風實在太厲害了，……問問阿金看。」杜伍長放大了嗓子：「阿金，

阿金，再往前航要緊不要緊？」

阿金在上面，許是給風刮得難張嘴，尖聲而痙攣地回答：

「要緊是不要緊，不過……再出去，……就快出口啦！」

「那末，……」

馬英林突然壓緊了嗓子，急聲說：「慢，慢，前面有條大釣船，你們看，沒點燭！」

杜伍長就挨到艙口，向前面看。

「上面好像有個人，見了我們就下去了。」馬英林伸手指着前面，前面果然有只很大的釣船孤另另地泊在那兒。

「是麼？」朱海寶也挨攏來看。

「準是賭，要不就是有吸鴉片的。——阿金，把篷落落，靠那只大船，輕點兒。」杜伍長解開大衣扣子把駁殼拉了出來。

馬英林也很快地拉了出，朱海寶顫抖着手指慌張地解着扣子，卻給馬英林止

住：『你不用上去了，還用得着你！』

嘩啦啦，……篷慢慢地落下來了，這落篷的聲音在這風雨交襲的夜的江中聽來很像古戰場上的胡笳聲那樣淒涼動人，但馬英林絲毫沒覺着他總想『弄一點』，當巡船離釣船還有二尺多空擋時，他攀住懸着的粗纜繩，就猴子般的竄了上去。

『當心點兒啊，』杜伍長囑咐着，等船身靠攏了，便把駁壳插在腰帶裏，手電筒就讓它懸在背後，也慢慢地爬了上去，朱海寶站在船頭上翹起尖下巴呆看着。

大船上立刻就起了騷亂，劈里拍拉地像翻倒了桌櫈，打碎了碗盞，夾着馬英林喘急的粗喉嚨：『沒有關係，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話好說……』準是捉着賭了，馬英林那小子不讓他朱海寶上去，多半是沒按好心，想撇了他。朱海寶想着，想着，心裏有股子說不出的酸氣，便咬着牙，脫下了棉大衣，抓緊繩子也笨拙地往上爬。

砰的一聲，『不許動！』分不清是誰的聲，『啊呀！那楞小子上了火兒了嗎？可別惹屁漏才好。』朱海寶的心頭慄起來，翹着屁股，右腿抖索着正要跨過船邊，有幾只

手突然抓住了背脊，猛力一拉，拍的一聲就摔了下去。

『把他拉起來！』

黑暗中，朱海寶瞧不見說話的那一個，他只覺得兩條臂膊全給人抓住，向上拉，身體就輕飄飄地站了起來，定神一看，前面站着個人，手裏擎着把……準是勃朗林。

『不許動！王三禿，把他的傢伙給摘下來！』

這時才完全明白過來，他掙扎着顫聲喊：『老馬，老馬！』尾聲蕩漾到遼遠的黑暗中去，但回答他的只是一聲獰笑：

『什麼老馬老牛的！你要命不要！』

朱海寶陡的覺得額角上一陣冰涼，接着又微微有點痛，又覺得保險帶很快的在自己臉上拂過，差一點耳朵都給勒下去；突然，眼前一亮，一陣電光强烈地打船梢那兒射出，他正想看看站在他周圍的是些什麼人，忽聽到一個悶雷似的嗓音：『誰打電光？這樣不懂事！』電光立時消失了，那悶雷繼續響着：『那個怎麼樣啦？收拾好

了麽?』

『收拾好了，這傢伙是個紙糊貨，』這邊有一個囘答着。

『拖過來吧。』

朱海寶覺得像騰雲似的，一囘兒就給拖到了艙裏的『水關炳』旁邊，一張破方桌上已經點起了一盞煤油燈，昏黯黯地。他看見杜伍長兩臂給反綁着，胸脯頂着桌邊，正柔聲柔氣地說着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出門都是朋友，是不是?……』

『這是你們自投羅網，可不能怪我們。』說話的是個大麻臉，四十來歲，身材魁梧，有點近於肥胖，雖不是在大聲說話，但聽上去，嗡龍嗡龍的總像在打悶雷。後面站着兩個年輕傢伙，緊張地握着槍，還有幾個抗着土槍來囘忙碌着。

阿金也給拖進來了，連連說：『我是撑船的，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但人家不睬他，一把推在朱海寶的身邊。

「還有那個小子呢?」嗡嗡地。

「那小子還給按在中艙裏，好厲害，三個人都按不住，二黑給了他一刺刀才安靜了些。」

大麻臉冷笑幾聲：「也把他帶來吧。」

杜伍長咳了聲嗽，黑臉上硬擠出些笑容來，又柔聲說：

「這個，總得請老朋友高高手，我們幹這項差使，也叫無法可想。」

大麻臉又笑了：

「無法可想！這句話一點不錯，我們要是有法可想，也就不幹這個啦！」

「老朋友，你們一向在那一路發財?」想緩和緩和空氣，杜伍長巧妙地轉換了話題。

果然，大麻臉的笑聲好聽了些，他掀了掀他那有點像叭兒狗般的鼻子，得意地說：

『我們是走海道的，到這裏來是避避風的，要是風小一點，我們早就開出去了，也不會對不起你們啦，哈哈哈！』

末了幾聲笑，笑得朱海寶的頭昏沉起來。

杜伍長卻跟着也苦笑了笑，咳聲嗽，又想說什麼，四五個人擁着馬英林進來了，大衣早給脫了去，右膀的衣袖裂了個大口，有些血從這裏面滲出來。

『這小子倒是個好樣兒的。』進來的人裏有個穿着黑長袍的瘦子，用不純熟的北方話誇讚似地說，他有一個壽星下巴，嘴唇上有兩撇八字鬚，乾癟的手指不時捻弄着鬚尖，說完這句話，忽然眉頭一縐，眼珠子骨溜溜地轉了幾轉，對旁邊一個矮小傢伙說：『你去關照他們，要留神北邊有什麼動靜。』

那個應了聲，像匹兔子似地攢出去了。

馬英林抬起頭，恰巧和朱海寶瞅了個對眼，他又斜睨了那個『輕孔輕孔』擺動着的『水關柄』一下，便自動地擠在朱海寶的身邊，緊靠着水關柱子。

『老徐，把他們綑起來吧。』瘦子愼重地囑咐着。

『綑什麽，他們敢動一動，老子的手指頭也動一動。』那個擎着手槍驕矜地瞥了那三個俘虜一眼，滿不在乎的樣子。

『你總是這樣大意……好好，不過你要注意一點。』

那個哼了一聲，把槍口抬了抬。

杜伍長忙又堆起笑容說：『沒有關係，老朋友，螻蟻倘且貪生，在這裏，長了翅膀也飛不出去的。』

『你倒儘說老實話。』大麻臉說着，伸手把燈蕊捻亮了些。

在燈光裏，一顆顆麻點更清晰了，濃眉毛綴呀綴的像在思慮着什麽，杜伍長看到了，這忙又笑着說：

『老朋友，老風，一會兒也許會小下去，你高高手讓我們弟兄三個過去，順風順水的出去發財吧，我姓杜的有一口氣；對你們各位决不含糊。』

沒有回答，痲臉上的兩只大眼珠停凝住，又慢慢地低下頭去，一回兒，又慢慢地抬起來對瘦子看了看，瘦子的眉頭立刻一縐，閉住眼，不住的捻着鬚尖，腦袋幌呀幌的，好容易才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要是……風轉了向，或者……停下去，倒沒什麼問題，可是現在……』突然睜開眼，看看大痲臉，杜伍長連忙接下去：『這位老朋友請放心，我姓杜的不是混蛋，過了河就拔橋，我姓杜的對朋友向來不含糊，我姓杜的……』

『送他們回家吧！穿號褂子的那有好人！』瘦子的背後有人這麼嘁。

杜伍長的心別的一跳，忙又笑着說：

『這位老朋友的話不錯，「虎無傷人意，人有害虎心，」誰叫我們要披這件號褂子呢。不過，送……送我們，你們……你們也沒有什麼是不是？放了我們，咱們就算朋友，往後……』

大痲臉的大眼珠漸漸發亮，忽然猛擊一下桌面，倏的站起身。

「朋友，我知道你是夠朋友的，可是我想來想去，放了你們三個，關係我們二十幾條性命，我看，你們還是跟着我們出去一趟吧。我決不難爲你們。」

「那眞是一片上天好生之德呢。」瘦子的頭又幌起來。

「太便宜他們了。」

……………………

杜伍長眼前一陣黑，他想起了三千里外家裏的老娘，還沒出嫁的妹妹，想起了金巡長……自己的鋪，……又彷彿看見了白茫茫一片大海，波浪像怪獸般湧着湧着……淚水打眼眶裏湧出來了，嗚咽着喊：

「老馬……」

馬英林低着頭，沒言語。

「老朱，……我們，……」

朱海寶的三角臉早已灰白得像張三角形的連絲紙，心骨碌碌地像有架機器

在絞，老鼠眼擠呀擠的，怎樣也擠不出一點眼淚來，這時他看見「杜伍長孩子般的抽噎着，叫喊着，心陡的往下一沉，兩腿顫凜凜地邁前一步，拍達一聲跪倒，放聽大哭起來：

「我們，……實在……請你們放了我們吧，修點陰德，陰德，……」

有幾個給他哭笑了，有幾個一聲不響呆呆地看着他，那矮小傢伙猛的竄過去，連踢幾脚。踢得他怪叫起來。

「杜伍長絕望地低下頭去，讓淚水一滴一滴的掉在桌上。

大麻臉的悶雷又響了：

「這小子眞是紙糊的，怎一點禁受不起，比那小子可天差……咦？那小子呢？」

撲通一聲！

「杜伍長忙抬起頭。

「壞了！」大麻臉拔出駁壳，躍前一步，對水關眼裏砰的放了一槍，接着跳上船

尾，砰砰的又是幾槍，仍跳囘來。艙裏人紛亂着。

杜伍長心一動：『不錯，老馬會水，』可是風正刮得浪水嘩嘩地響，心，又一緊：『怕頂不住吧。』他覺得鼻子一陣酸。瞧瞧朱海寶還跪在那兒瑟縮着。

『想不到那小子還有這一手。』大痳臉像個决鬥失敗了的英雄，悵惘地把愍売插入腰帶裏。

瘦子又不住的捻着八字鬚尖，緺着眉頭說：

『他這樣，一定是會水的，囘去一報告大隊人馬，馬上就來到，這個……小張，快去把老大叫來。』

矮小傢伙應了聲，飛快地鑽出。

一囘兒就帶進一個駝背老人，畏縮地對着大痳臉：

『老爺，叫小人什麽事？』

『馬上起錨，開出去！』瘦子手指着艙外，急聲說。

老頭兒，身子一震，惶恐地說：

『老爺，你聽聽外面的風，船……船倒不要緊，老爺們有點什麼，小人可担受不起。……請……老爺……』

『不要假癡半顛的，快去起錨！』悶雷爆發了。

老頭兒混身打戰，雙手合十，連連叩拜：

『小人不說瞎話，……實在……實在不好開，開出去就……就……老爺，你聽聽外邊的風。』

風仍然虎虎地怒吼着，水關柄橫過來又橫過去，船身像只搖籃似的不住的左右擺動。

『眞糟心！避避風，遇到這種岔事。』大麻臉微俯身子，兩手撐着桌邊，憂慮地自語着。

瘦子腦袋畫了個圈，捻了捻鬢尖：

『老江，事不宜遲；據我看來，這裏是待不住了。』

『上那兒去呢？』

『只有一條路；丟了這船，到江東去。』

大麻臉凝思了一回，抬頭看看船頂，吃力地點了點頭。

『唉！也沒有第二條路了。』

『上江東去！』的命令一下，船上像蟻穴裏遭了水，登時騷亂起來，土槍，駁壳，勃郎林，紛紛地給握在手裏，掛在腰間，抗在肩上，蜈蚣般的九龍帶盤繞在身上。那矮小傢伙獨個人掛了三架駁壳，四條九龍帶，手裏還擎着一桿三八式步槍，纍纍贅贅地活像一匹駝了過重的貨物的小驢。

兩只舢板在緊迫的忙亂中靜靜地給放下了，瘦子帶領了幾個正要走，有一個突然說：『這三個怎麼辦。』

有人回答『撩下去！』

立時就有人過來拖。

「阿金連聲說：『我是撐船的！我是撐船的！』

朱海寶索性躺下去，抱住水關柱子死不放，哭着，叫着。

「杜伍長掙扎着睜大了兩眼對大麻臉顫聲喊：『老朋友！老朋友請你留個人情，招呼一聲！招呼一聲！……』

大麻臉不回答，看了看瘦子，瘦子搖搖頭，嘆了口氣，看着別處，紛亂中的人一時都靜住了，拖着的人也都鬆了手，都看着大麻臉，大麻臉眼睛翻了翻，牙咬緊着，兩臂有點痙攣似的振顫着，右手慢慢地伸向腰間，猛的拔出駁壳，對准「杜伍長的頭頂，厲聲說：

『姓「杜的！你聽我說句話！』

人們的眼光又都移到大麻臉的槍口上，等待着……

「阿金像塊石頭似的爬着。

朱海寶屏息住氣，眼睛鼓得像雞蛋。

杜伍長把眼一閉，頭一低，……他想起了老娘，妹子，……金巡長，……自己的鋪……等待着……砰的一聲！

然而繼續到來的仍然是悶雷般的語聲：

『爲了你們，擾得我們眼看就要東奔西散，應該送你們囘家去的，不過看你還夠個朋友，所以就……，你記住我一句話：幹我們這個的，才眞是無法可想。我今天是天地良心，天地良心。』

………………

杜伍長模模糊糊地只聽見『天地良心』四個字，這四個字立時像金星似的在他眼前燎亂地飛躍起來，他努力抬起頭，睜開眼，艙裏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息，煤油燈裏的油許是快乾了，燈焰往上一跳，又往下一落，但眼前似乎反而明亮了好些，他看見水關柄仍然橫過來又橫過去，他又聽見外面的風依舊刮得虎虎地響。

『唉！……』

一陣白氣打他嘴裏噴出來，他的心一跳，然而凝凝神，分明是自己的嘆聲，自己的呼吸；抖抖肩膀，覺得一陣酸痛，他決定自己確實是醒着，就禁不住淚水滾滾地湧出，迷茫而甜蜜地喊：

『老朱，老朱，……你……沒——死麽？』

『我在這兒，你……你沒什麽？』

『我……』

『朱先生，起來吧，他們都去了。』阿金彎下身想把朱海寶扶起來，一陣脚步響，忽然擁進五六個人來。

『啊呀！他們沒去！』朱海寶又躺了下去。

『先生，我們是船上人，船上人，「綠売」已經去了。』

杜伍長看清說話的就是那個駝背老人，跳着的心才平定下去。

『老大，你原來不是跟他們在一塊兒的啊？』

『唉！……』老人看了看煤油燈，不即回答，回頭對一個滿臉烟灰的大孩子說：『拿火油瓶來，加點油。』大孩子去了，老人這才淚汪汪地說：『我們都是規規矩矩的撑船人，裝了石頭預備到××去卸的，想不到在××海面上被這班「綠売」截住了。一住就是一個多月，貨色卸了，得的錢也叫他們拿去，米也吃得精光，還不肯走，今天風大，開進來想避避，想不到碰見了你們先生。』

杜伍長好容易等他說到了個地方，忙轉過身子說：

『請你解一解。』

『啊呀，我倒沒想着，』連忙過去解。

朱海寶和阿金都走近來，無力地靠着桌子坐下。

孩子把火油拿來了，一灌滿，火焰立時就大起來，杜伍長站直身，兩手交換着摸了摸腕上的紅紅的繩痕，張開來，抖動了幾下，搖搖頭：

『唉這才算……』

突然，砰！砰！一排槍響，有一顆子彈颼的一聲，飛過艙外。

『嚇殺我了，嚇殺我了，』老人團團的轉了幾圈，癩皮狗似的就往桌肚裏攢，那幾個本能地已都在原處伏下身。朱海寶瞪着老鼠眼，嘴角痙攣着，瞅瞅阿金，又瞅瞅杜伍長，杜伍長却抬起下巴，在凝聽着什麽。

砰砰砰，又是一排槍，槍聲更近了，接着似乎有叫喊聲，杜伍長興奮地說：『是我們自己人，我們巡艦開來了。』

『不是吧？』朱海寶連連睞眼。

杜伍長拍了拍他的肩：『別怕，你沒聽見引擎響麽？』

朱海寶仰起耳朵聽了聽，點點頭，又連連睞着眼說：『可是怎麽辦呢？怎麽辦呢？』

杜伍長看看自己身上，又看看周圍——沒有電筒，急忙聳上艙面，對着南方臥倒，兩手疊在嘴上，大聲喊：

『老馬！老馬！强盜們去了！』

零零碎碎地又送來幾槍。

『不要開槍呀！老馬！老馬！』

喊聲凄厲地順風蕩去，槍聲果然停止了，遠處也有人在喊，但聽不清喊的什麽。

『你們來吧，强盜們去啦！』

引擎聲加響了，××分隊的巡艦黑黝黝地衝波而來，艦頭上，手電筒倏的亮了亮，彷彿是金巡長的喊聲：

『是杜伍長嗎？』

『是我！』

巡艦嘩啦啦地靠近了，杜伍長站起身，揉揉眼，看見艦頭上金巡長一手握着駁殼，一手拿着電筒，弟兄們滿滿地站在他後面，喜歡得又要流淚，他突然想起了老馬：

『金巡長，馬英林回來了嗎？』

「他在艙裏。——强盜們呢?」

「到江東去了，還沒多久。」

「你們的槍呢?」

「全給拿去了。」

朱海寶不知在什麽時候爬在杜伍長身邊，這時他翹起尖腦袋：

「金巡長，靠靠攏，讓我們上來吧。」

金巡長沒理他，他仍大聲問：

「是江東麽?」

「是江東。」

「好，追追看，你們就在這兒待着吧。」

「隊長在裏面麽?」

「隊長說頭痛。」

嗚的一聲，巡船掉過頭，直向江東駛去。

……………

第二天，報上登着：『……在××廟擒獲二名，……實因迫於衣食無法可想……當在××宅竹林地內，起出駁殼五枝，土槍八枝……』

第三天報上又登着：『……××縣××大隊據農民報告……當在……擒獲三名，似係匪黨領袖……』

……………

杜伍長睡不着，聽了聽，屋子裏一點聲息沒有，覺得頭昏得厲害，翻個身，想睡，仍然睡不着，想起來渾身軟軟地不能動，在軍法處對質的情景，又在腦裏翻滾着：

……………

在門口金巡長再三叮囑杜伍長！『老杜，依我的話，他們也是人，跟我們一樣的人。……』

在候訊室中，杜伍長再三叮囑馬英林和朱海寶：

『……你們只要說沒看清，當時是夜間，太黑了，又很亂，……記着，說看不清。』

軍法處長升座了，是個胖胖的紅圓臉，沒有鬍子，兩道濃眉毛緊壓着一對小圓眼，俯首看了看攤在面前的公文，便溫和地問：

『你是杜金標麼？』

『是。』

『你把那天的事情詳細地說一說。』

杜伍長詰屈聱牙地把那心跳的故事改頭換尾地說了一通。

濃眉毛縐了縐：

『那天指揮他們——那般海匪的是個怎麼樣的人？』

『跟處長回，在黑夜裏……看不清楚。』

『是高個子還是矮個子？胖的還是瘦的？你照實說。』聲音嚴肅了些。

「跟處長回，那天……實在太黑，實在……」

「個子的大小還看不清麼？」小圓眼猛的一鼓。

杜伍長心一跳。

「跟處長回警士的眼力不大好，記得是個……不高不矮的，略微有點胖的。」

紅圓臉笑了笑：

「你這等於沒有說——朱海寶。」

「有。」朱海寶戰兢兢地走上一步，老鼠眼連映幾下。

「你記得麼？照實說。」

「我……我……」眼光慌亂地，「我記不清……那天……那天太黑了。」

「又是太黑！高矮記得麼？我告訴你們，你們照實說出來，一點沒有關係的。」

朱海寶瞥了杜伍長一眼，又連連映着，輕咳了一聲：

「高矮也記不清，我……我在角落裏……」

砰的一聲，

『說實話，你要知道你們不說出來，反而跟你們有關係的。』

『我實在……杜伍長……他……跟他們說話的。』

紅圓臉上的扁鼻子哼了聲，低頭又看了囘公文。

『杜金標。』

杜伍長的心又一跳。

『你跟他們說過話，還能說不出他們面貌麼？』小圓眼鼓得像要爆出來，跳進杜伍長的心裏。

『跟處長囘，這是關係很大的事，警士不敢隨便說話，因爲工夫很短，又是在黑夜裏，實在……要是見了面，也許……』

紅圓臉轉過去對站在旁邊的一個勤務兵抬了抬顎：『把×××帶來。』

一囘兒，出來了一個矮小傢伙，杜伍長記得就是踢朱海寶好幾脚的那個，朱海

寶也彷彿有點認得，把他從頭到脚地看了看。

「這個人認識麼？」

「跟處長回，這個人我沒見過。」

「我記得是他踢了我幾脚。」

「唔，」下顎又抬了抬：「把×××帶來。」

一回兒，一個瘦子出來了，壽星下巴底下長滿着黃短鬚，嘴唇上也長滿着黃短鬚，但那八字兒還可以分明地看出。

「這個呢？」

「這個……這個好像還認識，他們到江東去，好像是他……」話已說出口，杜伍長覺得不妥，果然那瘦子急聲說：「朋友，我跟你可是無寃無仇呵！」

勤務兵喝了一聲：「不許多說話！」

紅圓臉又笑了笑，看看瘦子，點點頭，又抬下顎：

『再把×××帶來。』

這回帶來的，杜伍長一看就認得正是那個『天地良心』的大麻臉，臉似乎瘦小了些，鬍子鬆鬆地像毛刷，眼睛失去了光彩，黯淡地看了看杜伍長，仍低下頭去。

『這個總認識吧？』紅圓臉狡滑地笑着。

杜伍長咬咬牙，挺了挺胸脯：

『跟處長囘，跟我說話的不是他，……他可也說話來着，他勸別人放我們，他……』

砰的一下！紅圓臉上的笑容突然失了去，扁鼻子孔裏重重的哼了一聲：

『你跟他是朋友嗎？他自己都招認了是個頭腦，你還替他辯護！你打算跟他一塊兒坐監嗎？』

『是，是是。』應聲有些顫抖。

『本處長是爲了愼重起見，才把你們傳來問問，他沒有打死你，你就替他辯護，

幫他的忙麽?』

『天地良心呵!天地良心呵!』大麻臉仰起頭,輕聲翻復着這句話,翁龍翁龍地仍然像悶雷。

紅圓臉突然轉臉對着大麻臉:

『什麽天地良心!你們還有良心?笑話!』

大麻臉頭又低下去,嘴角動呀動的沒敢動出聲來,但杜伍長耳朵邊,好像仍然縈繞着『天地良心呵!天地良心呵!』

又是砰的一聲!

『你到底說不說實話?』

紅圓臉有點模糊了,……心跳得搭搭搭的響。

『跟處長囘,……他是個……是個好人……他……』

砰!

「嘿！好人！虧你說出來，虧你身爲公務人員，在本處長跟前竟然敢說殺人放火的强盜是好人！哼！」

「警士……警士不敢……」

砰，「把他帶起來！」

勤務兵走上前。

杜伍長覺得眼前一陣黑，……他想到了監獄，鐵鐐，……想到了老娘，妹妹，……自己的鋪，……但也想到了金巡長的話。

「你趕快照實說吧，這時何苦你不說我就要帶你進去。」勤務兵抓住他的膀子要拖。

紅圓臉猙獰地對着他，像個泥塑的兇神。

「說了吧。」朱海寶顫聲輕語着，淚汪汪地要哭出來。

「杜伍長，你說了吧，這不能怨我們。」馬英林的眼眶裏居然也有些潮潤。

砰!

『說!趕快說!限你一分鐘的考慮。』

肚子裏的話像大潮湧到了喉間,死命地堵着堵着,然而堵不住了:

『跟……處長、回警士說實話,他……』親熱而畏懼地瞟了瞟站在那兒一動不動的大窺臉『他好像是個……頭腦,不過,他的確擱住別人……擱住別人……』

紅圓臉格格地笑了,對旁邊不住在寫着字的戴眼鏡的東洋鬍子,撅撅嘴說:

『寫好了沒有?』

東洋鬍子放下筆:『寫好了。』

『上來蓋手印。』又抬了抬下顎:『把他們統統帶下去。』

大麻臉忽然喔的一聲,孩子似的哭了,大聲喊:

『天地良心呵!天地良心呵!……』

依戀地迷惘地,跟着勤務兵走了出去。

……………………

杜伍長又翻個身，覺得頭昏沉沉地像有千斤重，有一行鉛字明明白白地跳到他眼前：

『……所有××，××××二名經訊質確係匪首業於昨日押赴×××槍決……』

托托托，脚步聲來了，好像不止一個人。

『是性命換來的，可是人家的性命！』針一般的話又在耳邊蕩漾着……一回兒……卻來了一陣嚴肅的軍樂……聽着，×長說話了，一口清脆的北平話：

『……你們是勇敢的，希望你們把這勇敢的精神發揚光大下去，……你們要知道，國家跟社會的千斤重担統統在你們的肩頭上，你們應該勇敢地挑起來，……向着光明的道路前進，……本×長一定要提升你們……提升……你們不要辜負本×長對於你們的一片誠懇的期望。』有一雙手，那手是肥嫩的，愼重地把一塊紫

巍巍的銅牌掛在他的衣襟上……於是軍樂嗚嗚地……一列一列地正步走……舉手，注目……

『老孫，你總得幫幫他的忙，你說他下來叫他幹麽？』

…………………………

『隊長含含糊糊地……我早猜着是他。』

『他脾氣本來也……』

『無論如何你得……』

『……命令已經下來，怎能……』

杜伍長一驚，×長的面容消失了，他想睜開眼，然而怎麽也睜不開來，……大麻臉，八字鬚又在眼前隱現……

『老金，把命令給他吧，沒辦法了。』

托托托，彷彿是孫巡長的脚步聲，漸去漸遠……

『喂！喂！老孫！老孫！』

急促的喊聲，急促的皮鞋聲……一囘兒，那皮鞋聲又懶懶地來了，來了，似乎就來在自己身邊……杜伍長正要睜開眼，……大麻臉忽然喔的一聲哭了，『天地良心呵，天地良心呵！』悶雷般的聲音……砰的一下！……勤務兵走過來拖住他的膀子，要帶進去『走，走！』大聲叱喝着，他不肯走，掙扎着……

『怎麽啦，老杜。』

額部猛然一涼，眼睜開了，金巡長站在他鋪前，一手握住他的右臂，一手剛打他額部縮囘去，憂鬱地看着他。

『你怎麽啦？酒還沒醒嗎？』

杜伍長忙定定神，嘆了口氣說：

『近來常常如此，一喝了酒就迷迷糊糊地做亂夢。』

『以後少喝酒吧，……可是，以後……』金巡長哽咽着說不下去。

『以後怎麼樣？』

『以後……以後你得在自己家裏喝了。』

『什麼？』

『你……你給，淘汰了。』

杜伍長耳邊嗡的一聲。

『……你看，這是剛才大隊部來的命令……。』

杜伍長迷惘地接過命令來看白紙上淸淸楚楚地寫着：『該分隊一等警士杜金標年老體衰，着卽退休，遺缺以……』

『哈哈，退休！退休！退休哈哈哈！』一陣昏迷，眼前什麼都消失了，就只白茫茫一片。

……………………

忽然，大麻臉來了，八字鬚來了，麻臉上，鬚尖上有鮮紅的血，滴着滴着，……

『天地良心，』……

嚴肅的軍樂響了……『你們是勇敢的……發揚光大……向着光明的道路……一定要提升……提升……』

老娘愁苦的臉……妹妹……——金巡長……自己的鋪……

……………………

胸口給一件什麽壓住，透不出一絲氣來，……突然怪叫一聲，從鋪上猛然躍起，嘶的一聲，銅牌已給抓在手裏。

『我作了孽！我受了騙！我要找×長去！找×長去！』

『老杜！老杜！』——金巡長想按住他，他死命地把——金巡長推開，像一隻瘋牛般地直向樓下衝去。

關餉

『關餉啦！』

分隊部的姚玉山還沒跨進門就這樣大聲嚷着。

『眞的嗎？你別又騙人。』門崗汪銘來有些不信。

『這次是眞的隊長叫你們巡長馬上去領。』姚玉山說着話走進我的臥室，合笑把命令交給我，說了幾句話，便到『棚子』裏找熟弟兄談天去了。

我把命令拆開來一看，果然寫着：

『着該警長迅速飭來隊具領四月份餉，勿誤。』

我的心一鬆，但立刻又一緊，我知道又要受一些頭昏腦脹的罪了。

爲了近幾天害着些小病，忍痛化了兩角大洋黃包車錢，由分隊部那裏領到了

創痕遍體的餉銀。

在車上，我無意識地摸了摸武裝帶下鼓着的衣袋，無意識地想：『這一百多塊錢要是祇給三四個人分用，多好！』

到了所，弟兄們不用召集已都擁擠在我的臥室和臥室外的講堂裏，他們明知道至少得一小時後才能拿到自己那可憐的一份；但他們都願意等待着。

『咳！不關餉，盼關餉，關了餉，還不是到手就光。』

『我知道，我那一份𥚃除去訓練隊的伙食跟別的一些亂七八糟底花樣，剩下的還不夠付房錢。』

『不關倒好，要賬的上門有話對付，關了呢，唉！眞叫人糟心。』

『……』

這些話，在我的耳朵裏已不知進去過多少囘，因此也就消失了反應。我只是低着頭，一囘兒瞧瞧墨，一囘兒撥撥算盤珠子，一囘兒看看伙食單，一囘兒又瞅瞅分隊

部帶來的各項扣除賬目。手，眼，腦同時在活動。

『啊！』寫到楊祖壽的餉單，我忍不住放下筆喊了出來。『在訓練隊的名堂，這次更多了。你們看，這麽長長的一行。』

于學文朱本成探過頭來看着我面前那張還沒算好的餉單，朱本成輕聲念着：『儲金一元，卹金一角八分，預支五元，伙食四元八角三分，請趙學德兩角五分，訓練隊膠鞋七角五分，被單七角，洗澡一角，日記簿……』沒念完他就急聲說：『這怎麽辦呢？剛才他他女人聽說關餉還對我說，楊祖壽的餉叫我拿了送給她，她等着要買米的。』

『你別急，讓我算算看，究竟能剩多少？』

我又抓起筆算了一回，結果是：『實發一元九角七分。』

『他還比鄧道明多些呢，鄧道明只剩八角二分。』

『不錯的，老鄧家裏母親病得很重，來信要錢，他問隊長借了八塊錢。』汪炳寶

同情地解釋着。

賬終於算清，餉單終於都寫好了，我把袋裏的錢統統掏出來堆在桌上，又叫李學貴去換來了五塊錢角票，一塊錢銅板，於是我開始發餉：

嘴也加入活動了：喊着領餉的名字，解釋着扣除的名稱，告訴着實發的數目。

臥室中的弟兄跟桌上的錢鈔漸漸在減少，桌上還剩着幾十元的時候，弟兄已一個都不在，我像透過氣來似地伸了個腰，把扣下的伙食錢拿開，把自己的一份仔細一數，湊巧是十元零一角。

『一月不如一月了。』剛透過來的氣又回塞在煩惱的肚子裏。

懶懶地立起身，在左邊衣袋裏摸出自己的皮夾，正想把那些錢好好地裝在裏面，門帘一動，鄧道明悄悄地進來，悄悄地站着，瞧着我的在塞皮夾的手。

『有什麽事？』

看神色我知道他必有所求，果然，他立刻堆起不自然的笑容，呑呑吐吐地說：

「巡長，你能在存伙裏借三塊錢給我嗎？這回我只關到……關到幾毛錢，不夠用……」

「存伙？存伙是預備買米麵的，要是都借出去，大家吃什麼！你還是問別人想想辦法吧。」

我的話是實在的，因之他不能再說什麼，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突然，隔壁棚子裏傳來于學文的粗暴的喉嚨：

「……不給不行！你憑良心說，這餉該給不該給？今天就是要你給！」

這傢伙有個楞筋兒，怕他鬧出事來我趕緊走過去。

「吵什麼？有話不會好好說嗎？」

于學文手向低着頭的馬慶玉指了指，用了小一些的聲音說：

「巡長，不是我着急，他該我兩塊錢，答應關餉一定給，剛才問他要，他又說要等下次關餉了。本來，自己弟兄，晚給早給，也沒什麼關係，誰曉得越窮越倒霉，前天我的

表弟打家裏不言不語地來了，說是要找事。巡長，你是明白人，現在世界上那還有我們老粗吃的飯！住下去當然更不得了。所以我揣摩着還是湊幾個盤纏打發他回去的好。……』

聽他說得入情入理的，我倒不好意思責備他，我轉臉對着馬慶玉。

『馬慶玉，好借好還，你還給他不完了嗎。』

可是他抬起頭來愁眉苦臉地說：

『不是我不肯還，實在因爲我女人生病到現在還沒有好，錢化了不少，怎樣也搞不過來。』

我不忍過於逼迫他。

『這樣吧，你先給他一塊，那一塊下次關餉再給。』

他顫抖着手在腰裏掏出一張鈔票，遞給于學文。

『對不起你了，下次關餉一定給。』

『一定！不是巡長……』

我囘到臥室却見李學貴站在那裏：

『楊祖壽女人來領餉，現在外面等着。』

『哦，叫她進來吧。』

李學貴出去一囘兒就進來了楊祖壽的女人，灰白臉，蓬鬆着頭髮，懷裏抱着個孩子。

『巡長，楊祖壽的餉還剩多少？』

『他的餉剩得有限，不過一塊多錢吧，已經交給朱本成了，他沒給你嗎？』

她並不囘答我；我却又問『交給了朱本成啦？』

『是的，你問他要去吧。』

她點點頭，臉顯得更灰白，默默地走了出去。

沒有多時，我忽然聽見窗外有女人的哭聲，哭得很凄慘，漸哭漸遠。

正想出去問，李學貴又進來：

『楊祖壽女人剛才一出局子門就哭，她說家裏不但沒有米，連火油都沒有一些了。關餉剩的一塊多錢朱本成又不肯給她。』

『他爲什麼不給？』我恨恨地。

『也難怪，楊祖壽欠朱本成五塊錢，已經好幾個月了，朱本成女的快要做月子，等錢用，這一塊錢怎麼肯給她呢。』

『哦！』我覺得頭有些昏，便倒在舖上想養養神，忽然汪銘來送進兩封信來。

『巡長，信。』

接過來一看：一封是家裏的，一封是南京吳錦城寄來的，先看家信。

『胞兄：收房租的已來了四次，我和嫂嫂都急得要哭，米也沒有了，父親非常暴怒，怪你十幾天沒回來，無論如何，你要設法十五元……』

我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拆開吳錦城的信，想看：他在南京謀事究竟怎樣了？或者

會給我一些欣慰？

「……張公現任縣市行政講習所××主任職，三數日後始能到外省就事，張公擬將弟暫行荐出，何日實現尙難逆料，請兄代弟暫借大洋五元寄下，以救燃眉……」

我又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拉過被角蓋着肚子，便昏昏地睡了過去。

後記

魚汛不久可以印出了。當它送到讀者面前時，我們的作者已經悄悄躺下一年，一具泄了氣的皮囊，早該在地底化作泥土，做了路邊閑花野草的肥料。

我說是「悄悄」的，那意思不是逃避；一個像樣的人不會懂得什麽是逃避。你會見過運河邊上的船夫嗎？他們拉着縴，俯倒身體，低了頭，灑開一雙筋肉突露的古銅色腿子，帶着船隻往前面走。一身的汗，藍布衫已經濕透。汩汩作響的是船頭水聲，而沉默的是他們。有時縴繩會把他們忽刺刺一聲帶下水去，經得起風浪的爬上岸來再走；不幸的就不聲不響在水裏死去。我說是「悄悄」的，指的祇是這一類。

在擾擾攘攘的上海，有光有聲有色，夠我們熱鬧的了。但許多事情却祇使人覺得眼花耳鳴，腦殼脹悶，爲它們所引起的往往是一個碩大無朋的疑問號。一個頑固

的「將軍」的病逝，大家鬧哄哄的奔走呼號，募捐款，建銅像，把「一代完人」的桂冠高高呈上。一些不文的文人，打混水坑裏洗個澡，濕淋淋跳出水面時，儼然自以爲「出汗泥而不染」的蓮花，臨風招展，向世人誇耀他們的皎潔；一面還有人爲他們讚美歌唱。在這樣的世道中間，能夠到死保持清白，自然足夠羞愧失節的軟虫；中途悔過也許眞比執迷不悟的强。可是略略一想，我們就不能沒有疑問：這驚天動地的民族戰爭史裏足資矜式的就祇是這些？如果是一個肯定的答案，我們勝利的把握究竟能有多少？

眞正可以使中國抬頭翻身的，却是一羣從不在報紙上刊列名姓的人物。他們默默的生，悄悄的死，工作是他們的本分，寂寞是他們的運命。這靠三年來，我們經歷的悲嘆，驚異和震顫眞是太多了，但特別使我感動的却正是這樣的「無言者」。他們秉有堅實性格，沉默習慣，或不宜於登台演說，領頭指揮，但需要行動時却總是毫不猶豫的把身子挺上去，不會落在任何人後面。我們這民族品格中一些質樸，紮實，

耐勞的特質，在他們靈魂裏生着深厚的根蒂，不浮誇，不矜飾，在田野他們是農民，在海洋他們是水手，在前線他們是那些前仆後繼，在火網裏衝殺搏擊，毫不懂得珍惜個人生命的兵士。

這本集子的作者宋越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不是用筆，而是用自己的血寫下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壯烈的史詩的。（他參加游擊戰，在浦東塘口受傷死去，逝世的日期聽說是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

有誰在閑談裏提到這個人的嗎？

崇樓高閣的輝煌，也許在它的碧瓦紅牆，雕樑畫棟；作基打底的却是毫不光亮的水泥石塊。一個使風喚雨的英雄，一個勇敢善戰的小兵，如果在這兩者間必須有所軒輕，那麼我願意在一例景仰之外，對後者更加上一份愛敬。

這薄薄的一冊，是宋越在文藝上剛開頭就收了尾的僅有的創作，——現在應當稱爲遺作了——也是他躺下後唯一的紀念。寫上這一些空話，算是一個虔敬者

的悼詞。但願他在地下不會埋怨我的褻瀆！

柯靈一九四〇年二月。

第一集

書名	作者	類別
路	茅盾	長篇小說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小說集
神·鬼·人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小說集
團圓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雀鼠集	魯彥	短篇小說集
珠落集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南行記	艾蕪	短篇小說集
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飯餘集	吳組緗	短篇小說集
分	何穀天	短篇小說集
短劍集	鄭振鐸	文藝論文集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集
雷雨	曹禺	四幕悲劇
以身作則	李健吾	三幕喜劇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第二集

書名	作者	類別
秋花	靳以	長篇小說
江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土餅	沙汀	短篇小說集
谷	蘆焚	短篇小說集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多產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崖邊	柏山	短篇小說集
銻砂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生底煩擾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海星	陸蠡	散文集
鷹之歌	麗尼	散文集
商市街	悄吟	散文集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集
憶	巴金	散文集
母親的夢	李健吾	戲劇集
掘金記	畢奐午	詩集

第三集

書名	作者	類別
星	葉紫	長篇小說
栗子	蕭乾	短篇小說集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夜景	艾蕪	短篇小說集
春風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黃沙	靳以	短篇小說集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小說集
小巫集	奚如	短篇小說集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集
綠葉底故事	蕭軍	散文集
橋	悄吟	散文集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集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集
日出	曹禺	劇本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第四集

書名	作者	類別
煙苗季	周文	長篇小說
山徑	白文	中篇小說集
航線	沙汀	短篇小說集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夜工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長江上	荒煤	短篇小說集
長生塔	巴金	童話集
嚇美國嗎	尹庚	報告文學
夜記	魯迅	散文集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集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集
白夜	麗尼	散文集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集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第五集

第六集

實價四角五分

魚汛

宋越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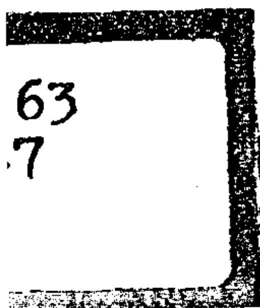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十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文化生活出版社


63
.7